



困學紀聞注

15
495
3



門化 5
495
卷 3

乾隆石經四萬八千四百字

東京書局
學校圖書

徐整云子夏授書行子夏授詩
子夏授書妙子夏授河間大毛公
大毛公授趙小毛公見下

波
A/B

困學紀聞注卷三

餘姚翁元圻載青鞵

詩元圻案鄭駉老曰毛詩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 晁氏讀書附志曰
石經毛詩二十卷經註一十四萬六千七百字

經典序錄河間人大毛公為詩故訓傳一云魯人注

失其初學記二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

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

此正義云儒林傳毛公趙人不言其名後漢書趙人 程子 明道 遺書 曰毛萇

最得聖賢之意 元圻案鄭氏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為詩故訓傳於其

草木鳥獸蟲魚疏曰孔子剛詩授卜商卜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

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卿授魯國毛

亨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初學記

之說似本於此 經義考卷一百毛氏萇詩傳下引葉夢得曰漢武帝時毛

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子夏今觀其書所釋鴟鳴與金縢合釋北山豸民與

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鳥與左氏合而序由

庚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公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於子夏可乎此說可以釋程子之意 書錄解題類書類初學記三十卷唐集賢院學士長城徐堅元固撰

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

以絲衣繹賓尸為靈星之尸以小弁為小人之詩

則已失其義矣趙岐注云高子齊人

原注謂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亦高子也 全云何說過矣程子何以稱毛公哉○元折案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曰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南妙子南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大毛公為詩故訓傳於其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又曰整字文操豫章人吳太常卿 詩序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曰高子者不知何人公孫丑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為齊人此言高子則彼是也 李王毛詩集解三十九李迥仲曰絲衣之詩繹祭之樂歌也高子謂祭靈星據繹祭行於廟門之外豈復祭靈星耶高子與孟子同時小弁乃孝子之詩也而高子以為小人之詩若高子者非惟失之於小弁抑亦失之於絲衣矣竊謂靈星之祠無所經見惟漢高祖郊祀志云親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注張晏云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星見而祭之高子所謂靈星之尸豈謂此耶大抵高子之學失之固陋其見於孟子有二一則公孫

丑所言是也其二謂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余兄靜軒先生曰淮南子主術訓君人之道其猶靈星之尸也儼然元默而吉祥受福蓋本於高子 朱竹垞經義考卷一百書齊魯韓三家詩後曰定之方中注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正義鄭志答張逸問曰仲梁子魯人當六國時又維天之命注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趙岐云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則魯之說詩者不始於浮邱伯也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趙岐注孟子以為齊人則齊之說詩者不始於轅固生也

序錄子夏傳曾申申傳李克讀詩記 全云東萊先生作 引陸璣

草木疏以曾申為申公以克為剋皆誤

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 呂成公讀詩記論訓詁傳授引陸璣草木疏曰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克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 漢書儒林傳申公少與楚元王交并傳其太子戊安得親受詩於子夏其誤顯然三箋屠繼序謂讀詩記所引自可信今本陸璣草木疏後附四家詩源流則割裂正史儒林傳及釋文序錄為之不知出何人手其語誠然然以讀詩記引之為可信則偏矣 四庫全書總目詩類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宋呂祖謙撰其說以小序為主陳振孫稱其博採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翦裁貫串如出一手魏了翁後序稱其能得詩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旨 又毛詩草木

同事浮邱伯

鳥獸蟲魚疏二卷吳陸璣撰釋文序錄云字元恪吳郡人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未附四家詩源流而毛詩特詳困學紀聞議其誤以曾申為申公王柏詩疑亦詆其所叙與經典釋文不合

詩六義三經三緯鄭氏注周禮六詩及孔氏正義其

說尚矣朱子集傳從之而程子語呂與叔謂詩之六體隨

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一二者案程子說呂成公詩說拾遺引之讀

詩記一謂風非無雅雅非無頌蓋因鄭箋幽雅幽

頌之說然朱子大田篇傳疑楚茨至大田四篇為幽雅長相篇傳

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為幽頌亦未

知是否也原注呂成公云幽雅頌恐逸○元圻案周禮春官太師教六

也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與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為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孔穎達詩大序正義曰六義次第如此者以詩之四始以風為先故曰風風之用以賦比興為之辭故於風之

下即次賦比與然後次以雅頌雅亦以賦比興為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之朱子曰太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詠以得之矣三經是風雅頌是做詩的骨子賦比興卻是裏面橫串的故謂之三緯讀詩記一論六義

張氏曰今一詩之中蓋兼有風雅頌之意賦比興亦然呂氏曰詩舉有此六義得風之體多者為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為大小雅得頌之體多者為頌風非無雅雅非無頌也董氏曰崧高既列於大雅然其詩曰其風肆好又言吉甫作誦幽風七月箋以殆及公子同歸以上為幽風以介眉壽以上為幽

雅萬壽無疆以上為幽頌正義曰春官籥章云仲春書擊土鼓吹幽詩以迎暑仲秋夜迎寒氣亦如之凡國新年於田祖吹幽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吹幽頌以息老物以周禮用為樂章詩中必有其事此詩題曰幽風明此篇之中當具有風雅頌也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案鄭康成箋幽詩

以應幽篇孔穎達疏之曰述其政教之始則為幽風述其政教之中則為幽雅述其政教之成則為幽頌此漢唐相傳之說而程子亦以為然也至宋而解詩者眾或謂既曰雅頌當非七月之詩蓋若九夏亡之矣或謂以七月全篇隨其音節吹之以合於風雅頌或謂楚茨等篇是幽之雅思文等篇是幽

之頌朱子謂數說皆通而未敢必也問嘗考之楚茨專言廟祭甫田有祈雨之文似有合矣然周禮言獻幽雅擊土鼓而不言有琴瑟之樂大田詞主報賽非以言祈至思文為配天臣工為戒田官噫嘻為成王後詩惟豐年載芟良耜止言農事可以通用然在周頌無文以證其為幽朱子既無定論則鄭箋引周禮以解幽詩似尚為近古况周禮出於西漢鄭氏一門具有師承其說或非無本也四庫全書總目經部詩類毛詩正義四十卷漢毛亨傳鄭

元箋唐孔穎達疏鄭氏發明毛義自命曰箋博物志曰毛公嘗為北海郡守康成是此郡人故以為敬推張華所言蓋以為公府用記郡將用箋之意然康成生於漢末乃修敬於四百年前之太守殊無所取案說文曰箋表識書也鄭氏六藝論曰註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畧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已意使可識別然則康成特因毛傳而表識其旁如今人之箋記積而成帙故謂之箋無庸別為曲說也

逸詩篇名若羆首

原注大戴禮漢書注

祈招原注左傳〇見昭公十二年

之柔矣

原注左傳周書

皆有其辭唯采薺

原注周禮

河水新宮茅鷓

飛小宛也

原注左傳

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全篇

刪者驪駒是也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為絢

兮是也愚攷之周禮大宗伯疏引春秋緯云月離于箕

風揚沙非詩也素以為絢兮朱文公謂碩人詩四

章而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蓋不可知其

何詩然則非刪一句也若全篇之刪亦不止驪駒

原注論語唐棣之華之類〇元圻案禮記射義諸侯以羆首為節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周禮春官鐘師諸侯奏羆首大戴記投壺命弦者曰請奏羆首鄭康成周南召南譜曰今無羆首周諸侯前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漢書儒林傳詔徵王式為博士時博士共持酒肉勞王式江公嫉式謂鼓吹諸生曰歌驪駒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注服虔曰大戴禮篇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辭曰驪駒在門僕夫具有驪駒在路僕夫整駕襄公二十六年左傳國子賦轡之柔矣注云逸詩見周書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周書太子晉解王子日汝不為夫詩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應應取子不疑周禮春官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注鄭司農曰采薺肆夏皆樂名或曰皆逸詩又夏官大馭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襄公二十八年左傳使工為之誦茅鷓注逸詩名刺不敬之詩又昭公二十五年賦新宮正義曰康成曰新宮小雅逸篇也辭義皆亡儀禮燕禮下管新宮注小雅逸篇又大射儀乃管新宮三終僖公二十三年左傳公子賦河水注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晉語秦伯賦鳩飛韋昭注鳩飛小宛之首章也又公子賦河水章昭注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朱子斯干集傳曰或曰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恐即此詩然亦未有明證

周禮大宗伯注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正義曰春秋緯云月離于箕風揚沙故知風師箕也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是雨師畢也歐陽公曰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章刪其句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常棣之詩夫子謂其以室為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此鄘風君子偕老之詩夫子謂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此小雅節南山之詩夫子以能字為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禮記檀弓原壤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陸氏佃曰此其狸首之詩歟其所謂大小莫處御于君所其詩中間之詞歟執女手之卷然蓋上之所以接下御于君所蓋下之所以事上即先庭兼明書有補新宮三章茅鴟四章逸周書世俘解籥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奏崇尚生開三終孔冕注明明崇尚生開皆詩篇名案此三篇不知其為逸詩耶抑夫子所刪也

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未詳所出元圻案宋范氏處義逸齋詩補傳曰關雎詠太

為康王政衰之詩故司馬遷劉向揚雄范蔚宗並祖其說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畢公為康王大臣盡規固其職也而張超蔡邕皆漢儒多見古書必有所據然則關雎雖作於康王之時乃畢公追詠文王太姒之事以為規諫故孔子定為一經之首惠氏九經古義引王氏此條云云案藝文類聚三十五卷載張超謂詩衣賦云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但願周公如以窈窕防微

嚴錄補遺言知學記元

鄭

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古文苑云蔡伯喈作青衣賦志蕩詞淫故張子並作此以規之邑賦亦載集中無畢公作關雎語後漢書文苑傳張超字子並河間鄭人有文才又善草書

鶴林吳氏全云論詩曰興之體足以感發人之善心何云

皆足以感發人之善心何獨興之一體也蓋必誤會興於詩之義而妄云者毛氏自關雎而下總百

六十篇首繫之興風七十小雅四十大雅四頌二

注曰興也而賦不稱焉蓋謂賦直而興微比顯

而興隱也朱氏又於其間增補十九篇而摛其不

合於興者四十八條且曰關雎興詩也而兼於比

綠衣比詩也而兼於興類弁一詩而比興賦兼之

則析義愈精矣李仲蒙曰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

盡物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

元刊如此作字誤

情謂之興物動情也

原注文心雕龍曰毛公述傳獨標興體以此顯而興隱鶴林之言本於此

閣按淮南泰族訓關雎與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與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安與毛萇同時○元圻案朱氏經義考吳氏詩本義補遺宋志一卷佚困學紀聞載鶴林吳氏論詩云云吳氏未詳其名其書出於朱子集傳之前未審即宋志所載本義補遺否也 全謝山曰吳氏名泳案宋史列傳一百八十二吳泳字叔永潼川人嘉定二年進士仕至起居舍人兼直學士院權刑部尚書終寶章閣學士知泉州所著有鶴林集然則其在朱子之後詩本義補遺非其所著也 胡致堂與李叔易書曰學詩者必分其義如賦比興古今論者多矣唯河南李仲蒙之說最善其言曰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盡物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者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者也故物有剛柔緩急榮悴得失之不齊則詩人之情性亦各有所寓非先辨乎物則不足以攷情性情性可攷然後可以明禮義而觀乎詩矣舊見叔易要見此說故錄以奉呈 葉石林避暑錄話下李育字仲蒙吳人馮當世榜第四人登第能為詩性高簡故官不甚顯亦少知之者

太史公

十二諸侯年表序

云周道缺而關雎作艾軒

與趙子直書

謂三家

說詩各有師承今齊韓之說字與義多不同毛公為趙人未必不出於韓詩太史公所引乃一家之

說古文尚書與子長並出今所引非古文如祖飢

惟刑之謚當有來處非口傳之失也

原注晁景迂曰齊魯韓三家以關雎葛覃

卷耳鵲巢采芣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為康王詩王風為魯詩

薛士龍曰關雎作刺之

說是賦其詩者

閣按太史公從孔安國問尚書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見漢書儒林傳全

云毛公詩出荀子荀子趙人毛公魯人而韓嬰乃燕人也毛公何藉韓詩哉艾軒說謬○元圻案釋文序錄曰漢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號曰魯詩齊人轅固生作詩傳號齊詩燕人韓嬰推詩之意作內外傳號曰韓詩 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曰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多於是矣安國授都尉朝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史記五帝本紀黎民始飢集解徐廣曰今文尚書作祖飢祖始也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謚哉爾雅曰謚靜也 歐陽公曰關雎齊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前漢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刺之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今內傾于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 鄭漁仲六經奧論三齊魯韓三家之詩皆以關雎為康王政衰之詩揚雄曰周康之時關雎作于上楊賜曰康王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太史公曰周道衰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范蔚宗曰康王晚朝關雎作諷薛氏章句謂關雎咏淑女以刺時皆謂作於周衰之文 薛

士龍浪語集二十四答何商霖書曰來教謂詩之作起於教化之衰所引康王晏炳將以為據魯詩所道可盡信哉求詩名於禮經非後世之作也又安知關雎作刺之說非賦其詩者乎

艾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

變而為楚辭屈原為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

也全云附會不謂艾軒亦作此嚙語○元圻案通志昆蟲草木略序曰周為河洛名為雍岐河洛之南瀕江雍岐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於此屈宋以來騷人辭客多生江漢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為作詩之始

史記屈原列傳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屈平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肯直諫

艾軒與宋提舉書曰周召以南之國如江漢汝墳小國何數其風土所有之詩并見之二南則詩之萌芽楚人為得之又一變而為離騷耳與此條所引意同而辭異

周南之詩曰公侯干城曰王室如燬當文王與紂之事於君臣之分嚴矣此周之所以為至德元圻案朱子曰免置之詩

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 王氏安石曰汝墳前二章篤於夫婦之仁後一章篤於君臣之義 王氏詩地理考引段氏曰周民猶知商之為王室文王之心可見矣

朱子詩傳云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案此左傳莊公二十七年正義引釋例及陸氏釋文之說今雍縣析為岐山天興兩縣未知召亭的在

何縣縣何本作國愚按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召亭在岐山

縣西南閩按岐州岐山縣西南十里召亭者文王時召公食采邑絳州垣縣召亭者春秋時召公食采邑召亭有二○元圻案鄭康成

周南召南譜正義曰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河東郡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今為召州是也 唐書藝文志正史類張守節史記正義三十卷又地理類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又序略五卷魏王泰命著作郎蕭德言祕書郎顧允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

參軍謝偃蘇勗撰

橫渠策問云湖州學興竊意遺聲寓之墳籥因擇取二南小雅數十篇使學者朝夕咏歌今其聲無傳

焉案今張子全書不載此策問朱子儀禮通解有風雅十一一詩譜乃

趙彥肅字子欽號復齋所傳云卽開元遺聲也元圻案呂氏讀詩記一呂和叔寄劉凡伯

壽書曰某近與鄉人講鄉飲鄉射之禮惟恐鄉樂音節不明雖傳得胡安定所定雅音譜有周南召南小雅十數篇而猶闕由庚由儀崇邱南陔白華華黍騶虞七篇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十四詩樂十二詩譜雅詩六鹿鳴四牡皇華魚麗嘉魚南山有臺黃鐘清宮俗呼正宮風詩六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蘋無射清商俗呼越調朱子曰唐開元鄉飲酒禮其所奏樂有此十二篇之目而其聲今亦莫得聞矣此譜乃趙彥肅所傳云卽開元遺聲也古聲亡滅已久不知當時工師何所考而爲此也竊疑古樂有倡有歎倡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故漢晉之間舊曲既失其傳則其詞雖存而世莫能補爲此故也若但如此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崩之歎矣夫豈然哉又其以清聲爲調似非古法然古聲既不可考則姑存之以見聲歌之彷彿俟知樂者考其得失云 四庫全書總目二十二經部禮類四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七卷續二十九卷宋朱子撰初名儀禮集傳集註朱子乞修三禮劄子所云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畧有端緒卽是書也其劄子竟不果上晚年修葺乃更定今各案今本卷數遺書錄解題所載不同蓋直齋止載朱子本書今本所續二十九卷則黃幹楊復增修也 趙彥肅字子欽號復齋太祖之後常舉進士歷官寧海軍節度推官著復齋易說六卷

詩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

蘋舊在草蟲之前曹氏全云曹侍講放齋名粹中李莊簡公增詩說謂齊詩

先采蘋而後草蟲元圻案鄭詩譜序正義曰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

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燕禮用樂與鄉飲酒文同又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爲常樂耳 經義考曹氏粹中放齋詩說宋志二十卷未見紀聞引曹氏說詩三條皆其說也 曹粹中字純老定海人所著詩說今 四庫書目不著於錄蓋已佚矣

馬永卿問劉元城曰王黍離在邶鄘衛之後且天子

可在諸侯後乎曰非諸侯也周既滅商分畿內爲

三國邶鄘衛是也序詩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

在王黍離上何云亦是曲說 全云馬永卿名大年劉忠定弟子○元圻案此條是紀馬永卿所著懶真子第四卷中語

張南軒曰詩固有次叙然不可斷例惟二南之後次衛衛後王此有意若非以衛分之則王無異於正風也其他不必次 程子以諸國之風先後各有

元城語錄六馬大年撰

新序

節士

云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

詩黍離是也魯詩出於浮邱伯以授楚元王交劉

向乃交之孫其說蓋本魯詩然黍離王風之首恐

不可以為衛詩也

全云是因王風次衛誤以王之首章為衛之卒章而謬撰此說者

韓詩云

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曰昔尹吉甫

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

作黍離之詩其韓詩之說歟伯封事唯見於此

元

案不可以為衛詩以上皆逸齋詩補傳之文漢書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中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中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元王子富富子辟疆辟疆子德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曰父德任為郎曾子固曰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九韓詩黍離伯封作

離黍貌也詩人求亡不得憂慙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又以

為稷之苗乃自知憂之甚也藝文類聚二十四魏陳思王曹植令禽惡鳥

論曰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

也王曰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游于田

見鳥鳴于桑其聲嗷然吉甫動念曰伯奇乎鳥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

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與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棲于蓋吉甫遂射殺後

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為之說

而今普傳惡之其實否也案此文無其弟伯封以下十三字太平御覽九百

二十三載此論有之文選陸士衡君子行注說苑曰王國君前母于伯奇

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為太子言王曰伯奇好妾王上臺視之

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往過伯奇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

伯奇出使者就袖中有死蜂使者白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又馬融長

笛賦注琴操曰尹吉甫周上卿人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伯邦

乃譖伯奇于吉甫曰見妾有美色然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為人慈仁豈有此

也妻曰使置妾空居中君登樓而察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緣衣領

伯奇前持之于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感

之於宣王宣王曰此放子辭吉甫乃收伯奇射殺後妻伯邦當是伯封之誤

南豐謂列女傳稱詩采芣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

者之說尤乖異式微一篇又謂一人之作

元圻案會子固列女傳目

錄序曰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菜菔相舟云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與列女傳曰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且采菜菔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採之終於懷擲之况夫婦乎乃作菜菔之詩又衛宣夫入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願請同庖夫人曰唯夫婦同庖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非石不可轉也我心非席不可卷也又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納息夫人於宮楚王出遊息夫人出見息君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之日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二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并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遂自殺又黎莊公之夫人既往而不同欲其傳母憐其失意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已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入曰婦人之義一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項氏安世家說四按列女傳菜菔蔡人之妻作也行露申人之女作也女嫁於鄆夫禮不備持義不往也邾邾舟衛宣公夫人作也式微黎莊公夫人作也碩人莊姜傳母作也莊姜換行哀惰而母救之也大車息夫人作也劉向父子世受魯詩故其列女傳所載如此去古既遠獨毛詩存韓詩猶有外傳及薛君章句齊魯三家不復可識因此亦略見魯學之一二故備錄之以顯今毛氏序必皆古之國史本文矣

韓文公為施士丐銘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

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

門唐語林云劉禹錫與韓柳詣士丐聽說詩曰甘

棠勿拜如人身案讀詩記引之無身字之拜小低屈也勿拜則不

止勿翦言召伯漸遠人思不可及讀詩記棠董氏

引士丐說全云唐人詩說無傳者今世祇存成伯璵指說數紙耳○元圻案唐語林曰劉禹錫與柳八韓七詣施士丐聽毛詩說維

鶴在梁梁人取魚之梁也言鶴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如鶴在人之梁毛注失之又說山無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言無可岵也以岵之無草木故以譬之又說甘棠之詩勿翦勿拜拜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翦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可得也毛詩拜猶伐非也程泰之演繁露六翦者斷也勿拜則不止勿翦且不敢屈其枝而垂之敬之至也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唐語林八卷宋王謹撰書錄解題云長安王謹正甫郡齊讀書志云未詳撰人謹之名不見史傳是書雖做世說而所記典故實嘉言懿行多與正史相發明韓文公銘曰士丐官太學博士其字未詳讀詩記三引王氏曰拜謂屈之而已作正文復引董氏曰施士丐曰拜如人之拜小低屈也作小註

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漢安

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歌神來

燕享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

房中為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一百四十五樂五平調清調

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下云漢代謂之三調元圻案王肅曰

周南召南譜曰周南召南為風之正經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女史歌之故耳漢書禮樂志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

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之樂至秦名為壽人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

簫管更名曰安世樂神來燕享禮樂志作神來燕娛師古曰娛也言庶

幾神來燕戲聽此樂也宋書樂志曰魏侍中繆襲奏安世哥本漢世哥名

今詩哥非往世之文則宜改變案周禮註云安世樂猶周房中之樂也是以

往昔議者以房中哥后妃之德所以風天下正夫婦宜改安世之名曰正始

之樂自魏國初建故侍中王粲所作登哥安世詩專以思詠神靈及說神靈

鑿享之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今思維往者謂房中為后妃之哥

者恐失其意方祭祀娛神登堂哥先祖功德下堂哥詠燕享無事哥后妃之

化也自宜依其事以名其樂哥改安世哥曰亨神哥奏可三國志魏劉劭

傳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叙官至尚書光祿勳注文章志曰襲

字熙伯唐書杜佑傳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建中十九年拜檢校司空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諡曰安簡先是劉秩摭百家伴周六官法為政典三十五

篇房瑄稱才過劉向佑以為未盡因廣其缺參益新禮為二百篇自號通典

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耻其之詩云相

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

之詩也亦齊魯韓之說與元圻案漢書班彪傳彪字叔皮扶風

安陵人也子固字孟堅天子會諸侯

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

韓詩外傳二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

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

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

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元圻案下文曰夫道二常之謂經變

之謂權夫衛女行中道慮中聖權如

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遠孟子小弁章趙岐注

云高子齊人尹士章注云高子齊人孟子弟子是有兩高子也此高子當即

因學記開生

卷三十一

孟子弟子非前十七條所稱高行子也。漢書儒林傳韓嬰燕人孝文時博士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頗與齊魯殊然歸一也。經典序錄曰今內傳已亡存者外傳十卷而已。明王弼州曰外傳引詩以證事非引事以明詩。

晁景迂詩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為雅歟序

魚麗可以告神明雅其為頌歟解頤新語云文王

之風終於騶虞序以為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武

之雅終於魚麗序以為可告神明則近於頌矣原注

灑水李氏曰小雅雖言政猶有風之體大雅之正幾於頌矣。元圻案宋史藝文志一范處義解頤新語十四卷經義考云佚處義金華人紹興中登張孝祥榜進士。此條所引解頤新語之說見於逸齋詩補傳第十六卷中案四庫全書總目十五詩補傳三十卷舊本題曰逸齋撰不著名氏朱彝尊經義考云宋志有范處義詩補傳三十卷卷數與逸齋本相符明朱睦㮮樂堂書目直書處義名當有證據云云則此書為處義所作逸齋蓋其自號也今讀王氏所引解頤語互見於補傳中益可證為處義一人之作矣。書錄解題十七別集類灑水集四十卷集英殿修撰長安李復履中撰元豐三年進士博學有氣節。經義考一百十九晁氏說之詩之序論一卷存。

歐陽公詩本義定風雅頌解曰霸者興變風息焉然詩止於陳靈

在桓文之後元圻案鄭氏詩譜序曰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

詩說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正義曰懿王時詩齊風是也夷王時詩邶風是也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為其臣夏徵舒所殺變風齊邶為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故鄭舉其始終也

入能之士見易緯通卦驗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

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歷或調陰陽或

調正德所行今本通卦驗作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歷或調陰陽政德所行與此文互異惟禮記

月令正義所引與此條同大夫九能見毛詩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

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

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

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元圻案月令仲夏之月正義曰調黃鍾者縣黃鍾於子其以大

小之差展其聲調六律者六律管陽也又有六呂為之合管有長短吹之以
調樂器之聲調五音者金為鐘革為鼓石為磬竹為管絲為弦皆有聲變
疾也匏也木也土也不言調者聲少變故不調調五聲者宮商角徵羽聲宏
殺緩急凡黃鍾六律之聲五音之動與神靈之氣通人君聽之可以察己之
得失而知羣臣賢否調五行者五行謂五英調律歷者律歷謂六莖也調陰
陽者謂雲門咸池調正德所行者謂之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鄭定之方中
正義曰建邦能命龜者命龜以遷取吉之意若少牢史述曰假爾大筮有常
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士喪卜曰哀
子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如此之類也建邦亦言某事以命龜但
辭亡也田能施命者謂於田獵而能施教命以設誓若士師職云三日禁用
諸田役註云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其類也大司馬職云斬牲以左
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是也田所以習戰故施命以戒眾也作器能銘者
謂既作器能為其銘若栗氏為量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
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是大戴禮說武王盤盂几杖皆有銘此其存
者也銘者名也所以因其器名而書以為戒也使能造命者謂隨前事應機
造其辭命以對若屈完之對齊侯國佐之對晉師君無常辭也升高能賦者
謂升高有所見能為詩賦其形狀鋪陳其事勢也師旅能誓者謂將帥能誓
戒之若鐵之戰趙鞅誓軍之類山川能說者謂行過山川能說其形勢而陳
述其狀鄭志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答曰兩讀或云說者說其形勢或
云述者述其古事則鄭為兩讀以義俱通故也喪紀能誄者謂於喪紀之事
能累列其行為文辭以作諡若子襄之誄楚恭之類故曾子問註云誄累也
累列生時事迹以作諡是也祭祀能語者謂於祭祀能祝告鬼神而為言語

若荀偃禱河蒯賁禱祖之類是也

定之方中傳引仲梁子

案仲梁子亦見檀弓

曰初立楚宮也鄭志

卷上

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仲梁子先師魯人

原注正

書提要曰今本鄭志先師之下多

當六國時在毛公前

義春秋

時魯有仲梁

韓非子

顯學

入儒有仲良氏之儒陶淵明羣

輔錄云仲梁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

之儒

原注史失其名○元坊案韓非子顯學篇曰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

所至孔某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分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 羣輔錄八儒即本韓非子惟孫氏作公孫氏

劉孝孫為毛詩正論演毛之簡破鄭之怪李邦直亦

謂毛之說簡而深此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也鄭之釋繁塞而多失鄭學長於禮以禮訓詩是案迹而議性情也綠衣以為祿不諫亦入以為入宗廟庭燎以為不設雞人之官此類不可悉舉閣按林艾軒亦嘗曰鄭康成以三禮之學賤傳古詩難與論言外之旨矣○元圻案宋章俊卿羣書考索別集經籍門載李清臣詩論曰鄭氏之學長於禮而深於經制夫詩性情也禮形迹也彼以禮訓詩是案迹以求性情也此其所以繁塞而多失者與綠衣之詩鄭氏以為祿不諫亦入鄭以為入於宗廟狼跋狀周公安間自得於禮疑之中故有公孫碩膚赤舄凡凡之句而鄭謂之公遜庭燎見宣王有怠政之漸而鄭以為不設雞人之官諸類此者不可悉舉漢書藝文志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邶風綠衣少序箋綠當為祿故作祿轉作綠字之誤也大雅思齊箋文王之祀於宗廟助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得入小雅庭燎箋王有難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宋史藝文志一劉孝孫毛詩正論十卷朱竹垞曰佚歐陽公詩本義賓之初筵論鄭氏長於禮學其以禮家之說曲為附會詩人之意本未必然李邦直名清臣大名入官門下侍郎書錄解題載淇水集八十卷歐陽公愛其文以比東坡閣注所引林艾軒之說林希逸作嚴華谷詩緝序引之

艾軒與陳體仁書云讀風詩不解芣苢讀雅詩不解鶴鳴此為無得於詩者傳至樂讀詩至鴛鴦之二章因悟

比興之體元圻案朱子傳公行狀曰公諱自得字安道濟州濟源人中年讀詩至鴛鴦之二章因悟比興之體間為子弟論說多得詩人本意宋史藝文志傳自得至樂集四十卷

江漢之女不可犯以非禮可以見周俗之美范滂之母勉其子以名節可以見漢俗之美元圻案周南漢廣序正義曰作漢廣詩者言廣德所及也言文王之道初致桃夭芣苢之化今被於南國美化行於江漢之域故男無思犯禮女求而不可得此由德廣所及然也後漢書黨錮傳范滂字孟博為清詔使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建寧二年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即自詣縣獄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

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召穆公衛武公之類是也小雅之變作於羣臣家父孟子之類是也風之變也匹

夫匹婦皆得以風刺清議在下而世道益降矣何

此條可為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之證○元圻案大雅小序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板凡伯刺厲王也箋凡伯周公之允也人為王卿士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桑柔芮伯刺厲王也箋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小雅小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箋家父字周大夫也巷伯刺幽王也詩人傷於讒故作是詩箋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謔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 經云寺人孟子作為此詩

騶虞騶吾騶牙一物也聲相近而字異解頤新語既

以虞為虞人又謂文王以騶牙名圃蓋惑於異說

魯詩傳曰梁騶天子之田見後漢注與賈誼書同

不必以騶牙為證全云牙字古與互通蓋因虞通吾因吾通互因

傳制同乎梁騶注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之田也文選魏都賦注曰魯詩傳作梁騶天子獵之田曲也賈誼新書禮篇騶者天子之圃也虞者圃之司獸者也 山海經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於身名曰騶吾乘之且行千里郭璞贊曰怪獸五采尾參於身矯足千里儵忽若神是謂

解頤新語引齊詩章句騶虞天子掌鳥獸官見詩注

騶虞詩歎其仁 史記東方朔傳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 劉芳詩義疏曰騶虞或作吾又曰史之說有得獸而不知其名者東方朔識之曰此所謂騶牙者也則漢武時嘗有獸號騶牙者矣古者音聲之假借以牙為吾故朔所謂騶牙則詩所謂騶虞者爾

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鄭康成注云于嗟

乎騶虞歎仁人也周禮大司疏引韓魯說騶虞天子

掌鳥獸官其說與射義合文選李陟與蘇武詩注引琴操曰

騶虞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

墨子三辨曰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吾豈即詩騶

虞歟全云此屬上是一條誤分為二○元圻案周禮春官鍾師凡射王奏騶虞註鄭司農云騶虞聖獸正義曰按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

掌鳥獸官古毛詩說騶虞義獸白質黑文食白死之肉不食生物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

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入篇可歌歌鹿鳴

貍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

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上林賦揜羣雅張揖注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

人案此據漢書司馬相如傳注支選上林賦注三十作二十誤愚謂八篇可歌者唯鹿鳴

白駒在小雅貍首今亡鄭氏以為射義所引曾孫

侯氏之詩餘皆風也而亦謂之雅豈風亦有雅歟

劉氏原父七經小傳或曰貍首鵲巢也篆文似之此有貍

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矣張揖言大雅之材未知

所出閻按小雅除笙詩自鹿鳴至何草不黃凡七十四篇大雅自文王至召曼凡三十一篇故曰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以

篇數言也未知然否程易田云間之金輔之曰詩大戴原文間歌下有史

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賓拾聲畧狹十六字蓋可歌者鹿鳴以下八篇廢

不可歌者七篇商齊可歌三篇間歌史辟以下八篇所謂凡雅二十六篇也

厚齋似未審其句讀繼序按文當云八篇廢不可歌史辟史義史見史童

史謗史賓拾聲畧狹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也合二十六篇之數蓋大

戴記投壺後半篇與帝繫篇如表如譜旁行斜上而投壺分上下二格上為

泰射下為投壺凡雅二十六篇云云分在下格有綱有目子目字多溢在後

行當三篇間歌句下元本以絲聯之傳寫脫去七篇可歌三篇間歌皆有子

目間歌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可以意想皆脫去耳又按伐檀即小雅

伐木也意三家必有作伐檀丁者杜夔傳琴操仍其異文耳○元圻案大

戴禮投壺原文與王氏所引同惟三篇間歌之下尚有史辟史義云云十六

字即程氏所引是也四庫全書校本云案史辟以下八篇之名當接於八

篇廢不可歌句下諺舛在後故屠氏據以正讀朱竹垞曰揖之言以一篇

為一人鄭譜鹿鳴之什正義曰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為伍五人謂之伍

則十人謂之什也故左傳口以什其車必克然則什伍者部別聚居之名風

及商魯頌以當國為別詩少可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不可混併故分其積

篇每十為卷即以卷首之篇為什長卷中之篇皆統為案卷首之篇命之為

什長則所統之篇即可謂之十人張揖之以一篇為一人亦此意歟張揖

字稚讓清河人魏太和中官博士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今惟廣雅存

無衣非美晉蓋閔周也自僖王命曲沃伯為晉侯而

篡臣無所忌威烈王之命晉大夫襲僖之迹也有

曲沃之命則有三大夫之命出爾反爾也何云曲沃以庶孽而好大

宗三大夫則以庶姓賦臣篡竊六百餘年之建國又豈得並論哉全云深

寧此說亦本朱子○元圻案詩序無衣美晉武公也朱子辯說曰此詩若非

困學記聞卷之二

十六

十六

十六

大元刊作二

扶

七篇名無考

孔氏亦謂不可歌者史辟以下八篇

索隱晉有兩穆侯言先以別後也

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隱刺之耳序乃以為美之吾恐其獎奸誨盜而非所以為教也 史記晉世家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武公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又周本紀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趙魏為諸侯 宋子綱曰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王氏通鑑答問曰有魯桓之命而後有曲沃之命有曲沃之命然後有韓趙魏之命王無天諸侯無王大夫無君其所由來者漸矣 武公晉穆侯之曾孫也晉侯緡穆侯曾孫之孫也武侯尚忍於晉侯緡則三大夫何有於晉君俱酒哉出爾反爾之戒深矣

詩亡然後春秋作胡文定春秋傳謂自黍離降為國風天

下不復有雅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原注孟子

春秋之所始也詩既亡則人情不止於禮義天下與趙子直書

無復公好惡春秋所以不得不作歟艾軒與趙子直書曰

文中子關期以為詩者民之情性人之情性不應亡

使孟子復出必從斯言何云採詩之官廢則詩亡也不得以王

民始也則鄭康成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之說非文中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則邵康節自從刪後更無詩之說非 全云上皇之世六義未備不得以沈疑鄭○元圻案詩大序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楊龜山先生釋說曰春秋之時詩非盡亡黍離降為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而無政春秋所為作也詩亡適在不王之終而隱公之始春秋所以始隱此胡文定之說所本 歐陽公曰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風樂官不達雅頌國史不明正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性情情能亡哉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幾於聖人之心矣 沈約語見宋書謝靈運傳論康成語見詩譜序

泉水云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說詩者未詳其地隋地理

志邢州內邱縣有干言山原注李公緒紀云柏人縣有干山言山柏人邢州堯山縣 集證李說見

魯頌徂來之松後漢注兖州博城縣有徂

來山原注一新甫之柏傳注不言山之所在唯後魏

詩地理

地形志

六

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

原注通輿漢汶陽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

太史公

史記

開之董生日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

則山川不可不攷也

何云此王氏詩地理攷所由作集證詩地理攷地理志東郡有發干縣曹氏曰即此所謂干郡國志東郡衛國有干城故發干縣今開德府觀城水經注泲水又東南經干言山唐孔氏曰干沛在郊則言禰蓋近在國外衛女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見故思之又元和郡縣志徂來山亦曰尤來山在兗州乾封縣今符縣水經汶水條注鄒山記曰徂來山在兗州梁父奉高博城三縣界今猶有美松赤眉樊崇保此山自號尤來三老又九域志襲慶府有新甫山又按今直隸順德府唐山縣漢之柏人縣西北有堯山山東東昌府堂邑縣西南有發干廢縣山東泰安府泰安縣宋之奉符縣泰安府新泰縣西北有宮山本名新甫山○元圻案隋書地理志中襄國郡開皇十六年置邢州內邱有干言山王氏詩地理攷五卷今附刻於玉海中

檜有疾恣之詩周語富辰曰檜之亡由叔姪

元圻案詩序

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周語檜作郇注郇姪姓之國叔姪同姓之女為郇夫人唐尚書云亦郇武公滅之不山女亡也昭謂公羊傳曰先鄭伯有善乎郇公者通於夫人以取其國此之謂也

翽風於十月云曰為改歲言農事之畢也祭義於三

月云歲既單矣言蠶事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務

故皆以歲言之

元圻案曹氏粹中曰或曰夏日歲歲星行一周也周曰年取禾一熟也此時幽人用夏正而於十月則言改歲者蓋其俗素以禾熟記歲功之成故歲雖未終而謂之改歲也祭義鄭注歲單二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

七月箋傳言幽土晚寒者箋一孫毓云寒鄉率早寒

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

幽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

元圻案寒鄉寒來早則寒去必晚故孫毓

云雖晚猶寒正得毛傳之意正義擬於鄭志晚寒亦晚溫之語引毓說而非之以為非是寒來早明是寒來晚故溫亦晚也王氏特取孫毓之說蓋所以破正義之墨守也隋志毛詩異同評十卷孫毓撰長沙太守釋文序錄曰晉豫州刺史孫毓字休朗北海平昌人為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

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

此隋書經籍志文

詩七月正義吳

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答曰日永星火舉中而言非心星也是鄭以日永星火與心星別今按康成答問蓋鄭志所載孫皓乃康成弟子後人因孫皓名氏遂改鄭志為吳志康成不與吳孫皓同

時吳志亦無此語全云小同鄭康成孫○元所案七月流火傳火大火也箋云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吳

暑退正義曰昭三年左傳張耀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吳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體體當作禮即謂月令也盡以謂火星季夏中心也不知夏至中星名答曰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為中故尚書云舉中以言焉季夏火中猶謂指心火也如此言中則日永星火謂大火之次非心星也是鄭言日永星火大火之次與此火之心星別 四庫全書總目五經總義類鄭志三卷補遺一卷案隋志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鄭記六卷鄭元弟子撰後漢書鄭元本傳則稱門生相與撰元答弟子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劉知幾史通亦稱弟子追論師說及應答謂之鄭志分受門徒各述師言更不問答謂之鄭記其說不同然范蔚宗去漢未遠其說當必有徵隋志根據七錄亦阮孝緒等所考定斷無移甲入乙之事疑追錄之者諸弟子編次成帙者則小同也此本三卷莫考其出自誰氏 康成本傳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

目書戒子益恩曰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五年春夢孔子告子曰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目識合之知命當終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獻帝建安元年歲在丙子五年歲在庚辰故合辰巳之讖吳亡於孫皓在晉武帝太康元年庚子五年甲辰皓死于洛陽時年四十二當生於漢後主延熙六年癸亥距康成之卒四十年 成十二年左傳正義亦引鄭答孫皓問不云吳志則七月正義作吳志是傳刻之誤

熠燿宵行傳云熠燿燐也又云燐燐火也朱子謂熠燿明不定

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集傳夜行下有喉下二字有光如螢其說本

董氏說文部引詩熠燿宵行燿盛光也末章云倉

庚于飛熠燿其羽其義一也元所案朱子詩傳遺說余正甫曰宵行自是夜光之蟲夜行於

地熠燿言其光耳非螢也 東山箋云熠燿其羽羽鮮明也正義曰王肅云倉庚羽翼鮮明以喻嫁者之盛飾熠燿字同而訓異故朱子明其不然 呂氏讀詩記十六引董氏曰熠燿自是一種蓋蟲也夜行地上如蠶而喉下明如螢故曰宵行朱子蓋取董氏之說而不盡從 書錄解題二廣川詩故四十卷董道撰其說兼取三家不專毛鄭其所援引諸家文義與毛氏異者亦足以廣見闡續微絕 經義考云佚

七月見王業之難亦見王道之易孟子以農桑言王

熠燿說文本作熠燿王詩以同文連張華勵志詩及注引毛傳作熠燿而此作熠燿與釋文合

熠

道周公之心也。元圻案詩序曰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班孟堅曰隋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

風終于周公雅終于召曼有周召之臣則變者可以

復于正。元圻案陳止齋曰風之終繫之爾雅之終繼之召曼豈非化之衰者必思聖人而正之與。逸齋詩補傳曰國風終于美周公二雅終于思召公聖人刪詩蓋傷衰亂之極非周召不能救也。

子擊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周磐誦汝墳卒章而

為親從仕王哀讀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

鳴而兄弟同食。何云北史可謂興於詩矣李栲和伯亦自

言吾於詩甫田悟進學衡門識處世。原注和伯弟栲廷仲已成公所謂二李伯

也此可為學詩之法。閻按北史裴安祖傳年八九歲就師請詩至鹿鳴篇語諸兒曰鹿得食相呼而况人乎自

此未曾獨食。元圻案說苑奉使篇魏文侯封太子擊中山三年舍人趙倉唐繇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文侯召倉唐而見之曰子之君何業曰業詩文

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鴉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曰子之君以我亡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後漢書周磐傳磐字堅伯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晉書孝友傳王哀字偉先痛父死非命隱居教授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垂廢蓼莪之詩。林少穎作李和伯行狀曰公讀書務求有益於吾心者而不為空言每謂吾於甫田得為學之道吾於衡門得處世之方。小雅甫田之詩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傳曰治其禾稼功至力盡則薿薿然而茂盛大學殖也不殖將落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故可以悟進學衡門之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夫知足則不辱知止則不殆故可以識處世。呂成公祭林少穎文曰昔我伯父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獻之傳載而之南先牛與二李伯仲實來定師生之分。

太史公。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鹿

鳴周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彈苴

風諫。案見文選十八稽叔夜琴賦注漢太樂食舉十三曲一日鹿鳴。通典

樂六漢享宴食舉樂十三曲又樂
七鹿鳴以下十二曲名食舉樂 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

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琴操

曰古琴有詩歌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

見太平御覽 五百七十八 蔡邕琴賦云鹿鳴三章鹿鳴在宵雅之首

馬蔡以為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關雎刺時

作諷也原注呂元鈞謂陳古以諷非謂二詩作於衰周 全云原注呂

氏說與蔡氏說合 又云太史公問古文尙書於孔安國安國

亦為魯詩學者也則太史公所傳當是魯詩中郎寫石經用魯詩則中郎所

傳亦是魯詩○元圻案晉書樂志上魏武平荆州獲漢雅樂郎杜夔能識舊

法使創定雅樂又曰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云云 三國志方伎傳杜夔字公

良河南人 藝文類聚四十四蔡邕琴賦曰繁弦既抑雅韻乃揚仲尼思歸

鹿鳴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雀西飛別鶴東翔飲馬長城楚曲明光楚

姬遺歎鷄鳴高柔 逸齋詩補傳詩篇目論曰鹿鳴文武治內之政孔子自

衛反魯雅頌各得其所不應以刺詩冠小雅篇首就如馬蔡之說其殆關雎

之類雖作於文王之後實則文王之事也孔子讀鹿鳴見君臣之有禮則非

刺詩明矣

宵雅肄三麗澤論說以為夜誦此門人記錄之失讀

詩記取鄭董二子以宵為小則夜誦之說非矣何云

麗澤論說亦東萊緒言○元圻案呂成公禮記說曰舊說宵為小大抵經書

字不當改宵乃是夜何故夜誦蓋夜間從容無事諷誦吟詠善端良心油然而

而生此宵雅肄三之意故門人錄於麗澤論說中與讀詩記十七鹿鳴之什

下引學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鄭氏曰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

謂鹿鳴四壯皇皇者華也董氏曰古者宵小同故謂小人為宵人 四庫全

書總目子部儒家類麗澤論說集錄十卷宋呂祖謙門人雜錄其師之說也

前有祖謙從子喬年題記稱先君嘗所哀輯不可以不傳喬年祖謙弟祖儉

之子

劉原父曰南陔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云歌

有其義亡其辭非亡失之亡乃無也朱子詩集傳謂古

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薛鼓之節而亡

之原注儀禮疏曰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亡 集證曰鄉飲酒禮疏

○元圻案詩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

歲豐宜黍稷也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

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箋云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

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 劉原父讀亡為無董氏適廣川詩故李氏標詩解黃氏震日抄皆從之張子則謂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名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於笙非若詩之可習嚴氏案詩緝從之朱子集傳謂鄉飲酒禮燕禮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遂為定論元劉氏瑾詩傳通釋曰魯鼓薛鼓之節其譜見禮記投壺篇末蓋魯薛二國投壺燕射擊鼓之節也其圓者擊磬方者擊鼓其節不同亦皆有聲而無詞也

詩芭有三薄言采芭小雅采芭毛傳菜也案陸璣草木疏曰薄言采芭芭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

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為茹豐水有芭大雅文王有聲毛傳草也維糜維芭大雅生

引豐水有芭鄭氏注芭枸櫞也杞有三無折我樹陸璣草木疏云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

杞鄭風將仲子毛傳杞木名也正義曰四月傳云杞枸櫞此直云水名則與彼別也柳屬也此二詩毛

於芭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檇枸櫞也小雅四月毛傳文嚴華谷詩緝詩有三

誰謂茶苦苦菜也毛傳文陸璣草木疏謂茶苦茶苦采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

有女如荼茅秀也鄭出其東門毛傳茶英茶也言女皆喪服箋云茶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釋文秀或作

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後漢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遷

戎於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

全云王氏此說有感於燕雲之為禍也

杞將仲子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臺南山有杞湛露在彼杞棘山木也此詩集於芭杞北山言采其杞四月隰有杞檇枸櫞也

謂茶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薺茶蓼印萎葉也鄭於地官掌茶注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茶茅秀然則此言如茶乃言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茶草也言

茶然吳語吳王夫差於黃池之會陳兵以脅晉萬人為方陳皆白常白旗以素甲白羽之燿望之如茶韋昭云茶茅秀亦以白色為如茶與此傳意同

薺茶蓼陸草也周頌正義曰王肅云茶陸穢蓼水草然則所由田有原有限故並舉水陸穢草嚴氏詩緝曰柳風誰謂

茶苦唐采苓云采苦采苦縣莖茶如飴皆苦菜也良耜以薺茶蓼之茶萎葉也鄭出其東門有女如荼英茶也鴟鴞予所將茶傳云萑若疏云亂之秀穗亦英茶之類

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後漢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遷戎於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

全云王氏此說有感於燕雲之為禍也

全云王氏此說有感於燕雲之為禍也

全云王氏此說有感於燕雲之為禍也

伐太原而戎至於俞泉案夷王穆王之孫穆王征犬戎在
三十五年夷王伐太原戎在三年宣王

遣兵伐太原戎不克蓋自穆王遷戎于太原而太

原為戎狄之居宣王僅能驅之出竟而已其後料

民太原而戎患益深驪山之既已兆於此其端自

穆王遷戎始西周之亡猶西晉也原注籍談曰晉居深山
戎狄之與隣而遠於王

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太原晉地書此以補詩說之遺元所案史記

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集解晉灼曰

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後漢西羌傳穆王時戎狄不貢王乃西

征犬戎獲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遷戎于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

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厲王無道戎狄寇掠

乃入犬邱殺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為戎所

殺王乃召秦仲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卻後二十七年王遣

兵伐太原戎不克史記匈奴傳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申

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料民太原注詳後考之周語

條西晉之亡由成都王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監五部軍事將兵在鄴始

江統徙戎論可謂先見

史記周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漢匈奴傳

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

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狁之故豈

不日戒獫狁孔棘注云小雅采薇之詩也古今人

表懿王時詩作閩本校云元板注政道既衰怨刺之詩

始作然則采薇為懿王之詩矣原注史記匈奴詩譜序

懿王始受譖烹齊哀公夷王失禮之後邾不尊賢

正義謂變風之作齊衛為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

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愚謂采薇正雅當從毛氏

若變風則始於懿王元所案詩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

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

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正義引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文王

受命四年昆夷氏侵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尚書

時元刊作堅

傳四年伐昆夷注云犬夷昆夷也周禮正義引伏生書大傳曰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宋微爲伐昆夷而作朱子集傳此遣戍役之詩蓋無由證其爲文王也逸齋詩補傳曰班氏謂懿王時重歌此詩以勞士卒耳史記齊世家哀公時紀侯譜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詩譜序正義曰莊四年公羊傳曰齊哀公烹乎周紀侯譜之徐廣以爲周夷王烹之鄭知懿王者以齊世家云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靖爲胡公當夷王之時哀公母弟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譜烹人是哀闡之主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是周衰自懿王始明懿王受譜矣本紀言詩人作刺得不得以懿王之時鷄鳴之詩作乎衛世家云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命爲衛侯是衛頃公當夷王時郊特牲云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是夷王身失禮也柏舟言仁而不遇是邾不尊賢也

史記匈奴傳周襄王與戎狄伐鄭戎狄逐襄王於是戎狄或居於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魯頌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六出車今本史記作興彭彭城彼朔方出車漢匈奴傳則曰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

元刊作興

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以六月爲宣王詩是也以魯頌六月出車爲襄王詩以

出車爲宣王詩而史漢又不同皆未詳元圻案史記匈奴傳初周襄王

欲伐鄭欲娶戎狄女爲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出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爲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帶於是戎狄或居於陸渾云云詩序出車勞還卒也不言爲何王之詩王命南仲往城于方毛傳曰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故是篇詩序正義謂文王所遣伐獫狁西戎之將帥以四年春行五年春反述其行事之善以慰勞之朱子止從序說六月詩序宣王北伐也朱傳同魯頌閟宮序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此周所以興也宣王之後爲幽王斯干之祥黍離之萌也太師皇父之後爲皇父卿士尹吉甫之後爲尹氏太師蹶父之後爲蹶維趣馬申伯之後

為申侯則與犬戎滅宗周矣君臣皆弗克紹周焉
得不替乎元圻案後漢書卷之七子黨進注七子皆褒姒之黨謂皇父為卿士仲允為膳夫家伯為宰番為司徒蹇為
率夫戎以攻幽王者崧高之申伯也為趙馬以亂朝者韓奕之蹇父也為卿士而貪殘擅政為太師而迷民誤國者當武之皇父尹氏也

吉甫作誦美詩以名著者也家父作誦以究王訥寺
人孟子作為此詩刺詩以名著者也為吉甫易為

家父孟子難元圻案節南山正義曰詩人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魏了翁跋黃尚書子由與任千載逢詩曰節之詩尹氏以太師秉國鈞方茂惡怨正莫敢戲談周大夫既誦言之而其亂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訥巷伯之詩彼譖人者方幡幡其詞好其容寺人既深詆之而其亂曰寺人孟子作為此詩中譏刺之詩率多微婉辭義隱匿姓名至於自狀其人甘於抵冒忌諱如此類絕少以其時考之此何時也而是理卒不可泯

皇父孔聖自謂聖也小雅十月之交毛傳曰皇父自謂甚聖具曰予聖小雅正月毛傳君

臣俱自謂聖也自聖者亂亡之原光武詔上書者

不得言聖大哉言乎元圻案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七年詔曰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

宋崔氏鷗唐明皇論曰開元天寶之閒羣臣至六上尊號諛亦甚矣而明皇受而不辭蓋將自以為聖歟其播越流離至於亡國非不幸也聖矣夫光武之為君也詔天下上書不得言聖明矣哉顯宗之為君也曰先帝詔書禁人言聖自今有過稱虛譽尚書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也錢氏大昕養新錄曰王安石與子雱皆以經術進當時頌美者多以為周孔或曰孔孟范鏜為大學正獻詩云文章雙孔子術業兩周公安石大喜曰此人知我父子雱死安石題其祠堂云斯文實有寄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秋梁木摧是真以孔聖比其子矣安石在相位行新法舉朝交爭安石有詩云眾人紛紛何足競是非吾喜非吾病頌聲交作莽豈賢四國流言且猶聖是亦以聖自許也小雅之詩曰皇父孔聖又曰具曰予聖古來迷國罔上之臣先後一轍云云王氏此條或亦有感於安石之事歟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言天之勝人也藐藐昊天無不
克鞏言天之終定也申包胥曰人眾者勝天人曷
嘗能勝天哉天定有遲速耳詩所以明天理也故

不云人勝天

全云厚齋倦倦包胥其即鄭所南瞻望陳丞相自占城至之意耳○元圻案小雅正月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

克有定靡人弗勝朱子傳曰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於天而視天反夢夢然若無意於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為天所勝者也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疑出於此大雅瞻卬藐藐昊天無不克鞏朱子傳曰惟天高遠雖若無意於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無不能鞏固之者史記伍子胥傳伍子胥掘楚平王之墓申包胥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已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蘇子由詩傳曰方其未定也何所不至及其既定人未有不為天所勝者申包胥曰人定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而老子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不然天豈有所憎而禍之耶適當其未定故耳逸齋詩補傳曰視天夢夢若無所見非無所見特以天未定故未勝人耳定則能勝之矣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荆公謂世

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

天故也

案荆公之說呂成公讀詩記取之

愚謂詩云周宗既滅哀痛深矣

猶以敬畏相戒聖賢心學守而勿失中夏雖亡而

義理未嘗亡世道雖壞而本心未嘗壞君子修身

以俟命而已

閻按王氏二十年杜門不出概見於此全云三不足畏之說何以與斯言相反○元圻案書錄解題二新經

詩義三十卷王安石撰亦三經義之一也皆雋訓其辭而安石釋其義

豈不欲往畏我友朋畏人也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畏

天也不畏人則亦云可使怨及朋友畏天則神之

聽之介爾景福

鄭用三良未可間衛多君子未有患季梁忠謀彊敵

畏汲直守節亂萌弭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正先諫誅羸運促李雲忠隕漢宗覆章華罹僂陳

業隳昭圖嬰既唐鼎移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何云章華見南史傳緯傳後○元圻案僖公七年左傳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又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鮪公

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又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鬪伯
比曰少師侈請肅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良在何益漢書賈捐之傳置
之爭臣則汲直注汲黯方直故世謂之汲直汲黯傳黯字長孺濮陽人也淮
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宏等如發蒙耳又京房傳
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
注正先秦博士後漢書李雲傳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桓帝延熹二年誅梁
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封列侯雲露布上書曰梁冀雖持權
專擅虐流天下今日罪行誅猶召豪奴搃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
祖間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帝震怒逮雲死獄中南史傅縡傳
時有吳興章華字仲宗後主時除大市令縡明初上書極諫其略曰陛下溺
於嬖寵惑於酒色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詣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
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轍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後主大怒即日斬之
唐書僖宗紀中和元年七月田令孜殺左拾遺孟昭圖又宦者田令孜傳
孟昭圖上疏曰昨昔黃頭亂火照前殿陛下惟與令孜閉城自守不召宰相
不謀羣臣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非
北司天子北司豈悉忠於南司廷臣豈無用於勅使疏入令孜匿不奏矯詔
貶昭圖嘉州司戶參軍使人沈于墓頤津錢易南部新書已集孟昭圖為
田令孜矯詔沈蜀江裴相徹有詩弔之曰一章何罪死何名投水惟君與屈
平從此蜀江煙月夜杜鵑應作兩般聲

君子在下位猶足以美風俗漢之清議是也小人在

下位猶足以壞風俗晉之放曠是也詩云君子是

則是傲

元圻案後漢書陳寔傳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闔閭擅恣故士遂以遁身矯潔放言為高士有不談此者則去夫牧豎已叫呼之

矣故時政彌憊而其風愈往唯陳先生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所以聲教廢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世說新語一注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遊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羞惡之心未亡也不愧于人

不畏于天無羞惡之心矣天人一也不愧則不畏

按

高忠憲有言君子一黜畏心至王安石滅盡一點耻心至馮道滅盡○元圻案黃梨洲先生明儒學案高攀龍字存之別號景逸常州之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官左都御史以東林邪黨逮先生書遺疏自沈止水崇禎初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諡忠憲五代史馮道傳道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為榮

車攻東有甫草鄭箋云鄭有甫田謂圃田鄭藪也止

齋周禮說云詩不以圃田繫鄭愚謂宣王封弟友

于鄭在畿內咸林原注今華州鄭縣圃田澤左氏謂之原圃

原注在今開封之中牟宣王時非鄭地小雅安得繫於鄭乎爾雅

釋地鄭有圃田蓋指東遷後之鄭言之閣按詩集傳宣王時未有鄭國圃田澤屬

東都畿內故往田余謂前漢志中牟縣圃田澤在西縣有筓叔邑筓叔為畿外諸侯則此澤亦畿外地可知古者川浸澤數名在職方不隸諸侯之版謂圃田為筓叔之封非也謂實在東都畿內者恐亦非也○元圻案詩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遷車徒焉東有南草傳曰甫大也箋曰甫草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釋文曰甫毛如字大也鄭音補謂圃田鄭數也正義曰以下云搏獸于敖敖是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不宜為大故易之鄭有圃田釋地文也宣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往田焉史記鄭世家鄭相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友始封於鄭鄭譜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僖三十三年左傳鄭之有原圃杜注以為圃田澤邵氏爾雅正義曰鄭有圃田當云周有圃田今云鄭者爾雅不成於一人之手或七十子之徒據東周疆域改周為鄭止齋陳傅良號宋史有傳書錄解題二周禮說三卷中書舍人永嘉陳傅良君舉撰

詩小傳云詩有夏正無周正七月陳王業六月北伐

十月之交刺純陰用事而日食四月維夏六月徂

暑言暑之極其至皆夏正也而獨謂十月之交為

周正可乎漢歷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歷則有之

識者疑其傳會而為此也案今劉氏七經小傳無此文而王氏六經天文編上引此為張行成之言

案劉原父救日論曰幽王之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則二分矣安在其不為災歟其說與此條所引正相反當從天文編作張行成之說讀詩愚按正義謂校之無術而大衍歷

日蝕議云虞劓以歷推之在幽王六年見唐書虞劓

造梁大同歷非始於唐也鄭箋謂周之十月夏之

八月故歷家因之孫莘老全云孫學士解春秋用鄭說

謂八月秋之分日食秋分而詩人醜之安得日分

至不為災也蘇子由陳少南全云陳侍皆以十月為陽

大衍術日蝕議曰小雅十月之交虞劓以術推之在幽王六年開元術定文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蝕限授時術云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交十月五十七百九分入蝕限蓋自來推步家未有不與傳說異者本朝時憲書密合天行為往古所無今遵後儒法推幽王六年十月朔日得入交從魯詩說謂厲王時事者斷難執以爭矣阮元說此日食推步家均推得幽王六年建酉月則謂為陽月者非矣

錢云共和以前大史公未表其年法
部古文自有證劉世卻難聖言
今珠均未可信後人其夏之辰弗集
房晏欲以術求之可謂心勞而拙矣
幽王年在共和以後年代確有可攷
自可推算得之

月朱文公從之宋書禮志載魏史官之言曰黃帝
顓頊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疎
密而已原注大衍歷議云黃初已來治歷者始課日蝕疎密及張子信而益詳嘗攷通鑑皇極經
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序意云維秦八
年歲在涖灘原注歷有二年之差後之算歷者於夏
之辰弗集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
疎矣何云辰弗集于房大衍歷作仲康即位之五年癸巳九月庚戌朔交
千四百八十八年或言古文尚書不可信以今西法推之不合者庚辰在保定
質之武進楊道昇先生以推大衍授時二歷皆合錄之左方辛巳至戊辰
三百四十七年戊辰為元上推仲康五年癸巳建戌月辰弗集房距年三
千七百五十五算中積一百三十七萬一千四百八十四日四一八九六二
七七五冬至際西九月六七日四九四二四五閏餘十八日七九八六
一二〇七七一乙天正十一月朔甲寅五十一〇日八七六一八二一六七
八九交三日二八七〇六六五九七八九九月朔庚戌四十六日一八
二乙〇一二八五五九入蝕限交泛二十六日四七〇七七六七八二五

九 在陰歷交
前九度半強 沈存中云日食正陽之月先儒止謂四
月非也正謂四月陽謂十月子由詩說與存中同

閻按嘗以歷上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十月建酉朔日辛卯辰時正得日食
非惟虞廟即唐道士傅仁均僧一行亦步得是日日食乃知康成精於歷學
本傳稱其始通三統歷注有乾象歷抑歎經解有不可盡拘以理者此類是
也孔穎達疏漢世通儒未有以歷考此辛卯日食者不知康成考之方箋
云東州名儒豈欺我哉 又嘗以歷上推始皇八年壬戌歲是年秋恰有甲
子朔與呂覽秦八年秋甲子朔之文合則歲在涖灘當作歲在淹茂為是不
然必以涖灘則維秦六年秋無甲子朔矣王氏似未諳歷法○元圻案十月
之交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日辰之義日為君辰為臣辛金也卯木也
又以耶侵卒故甚惡之正義曰詩之言月皆據夏時而此知周十月夏八月
者推度災日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之十月夏之八月緯雖不可盡信其言
主以釋此故據之以為周十月焉又曰此八月即秋分之時也左傳曰二至
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是亦分月而云孔醜者日太陽之精至尊之物不宜
有所侵侵之則為異左傳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於
社伐鼓於朝其餘則否以正月為夏之四月純陽用事而日又為陽於時最
盛尤不宜為陰所侵故為最重而特用鼓幣也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
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
月君子忌之又曰古之歷書亡矣今世有周歷魯歷者蓋漢初為之其交無
遲速盈縮考日食之法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歷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

獨云以歷校之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會為共和之前其在共和之前則信矣而校之無術朱子集傳引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占尤忌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唐書歷志下夏后氏四百二十二年日卻差五度太康十二年戊子歲冬至應在女十一度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劉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會也會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為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為文近代善歷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星北矣沈存中夢溪筆談曰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止謂四月不然也正陽乃兩事正謂四月陽謂十月日月陽止是也詩有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二者先王之所惡也漢書藝文志歷譜黃帝五家三十三卷顏頤歷二十一卷夏殷周魯歷十四卷唐書藝文志歷算類虞翻大同歷一卷宋孫覺字莘老高郵人擢進士第官至御史中丞宋史藝文志載覺春秋經解十五卷春秋學纂十二卷春秋經社要義六卷今惟春秋經解十二卷刊入通志堂經解書錄解題二詩解集傳二十卷門下侍郎眉山蘇轍子由撰於序止存其首一言餘皆刪去又詩解二十卷陳鵬飛撰不解商魯二頌以為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葉水心曰少南諱鵬飛温州永嘉人其於經不為章句之學晚而始得仕用之未及而斥逐以死沈括字存中錢塘人嘉祐八年進士熙寧中官至翰林學士龍圖閣待制事蹟附載宋史沈邁傳中著夢溪筆談二十六卷夢溪存中居潤州之別業也

元城

語錄

謂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

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朱子集傳

曰第一二章皆十句增之則長短不齊又此詩正

大夫離居之後誓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

王者非是解頤新語亦云韓詩世罕有其書或出

於好事者之傳會元圻案范處義解頤新語已佚此二語見逸齋詩補傳十八其言曰說者多取韓詩為證謂名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二句竊意韓詩世罕有其書或出好事者之附會正大夫乃詩中之語故欲以正大夫合之據今序之文以求詩人之言亦可見非所以為政之意且與前篇弗躬弗親不自為政之語相應不必立異也通志堂刊本謂名雨無極句脫去極字當補

鹽鐵論

未通篇

引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烏

周師若茶蓋謂商用少而周用老也閣按今本作商茶周烏全云亦屬附會

○元圻案鹽鐵論未通篇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脈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茶

周師若烏注云茶苦菜也烏燕鳥也白項而羣飛者也愚案若烏若茶蓋以物色之黑白喻人髮也此注以白項烏比周師之老似矣然烏之白在項而不在首故稱人之髮黑者曰烏鬢曰烏雲若以苦菜比商師之少更非其類鄭風有女如荼箋茶茅秀也正義曰毛之秀者其穗白色則以茶喻老以烏喻少皆合王氏此條可正今本鹽鐵論之誤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鹽鐵論十二卷漢桓寬撰寬字次公汝南人昭帝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皆請罷鹽鐵榷酤與御史大夫桑宏羊等建議相詰難寬集其所論為書凡六十篇後罷榷酤而鹽鐵則如舊故寬作是書惟以鹽鐵為名蓋惜其議不盡行也明華亭張之象為之注

小弁趙岐注孟季謂伯奇之詩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

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全云此乃韓詩

與黍離又謂鴟鴞之篇刺邠君余云邠君即指成王誤以為刺耳蓋漢儒言

詩多異說論衡書虛亦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

惟憂用老元圻案孟子仁則榮章趙岐注云言此鴟鴞小鳥猶向知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刺邠君不如此鳥逸

齋詩補傳論篇目曰小弁之序曰太子之傳作是時太子宜曰見棄故有是詩而趙岐釋孟子乃以為伯奇之詩中山王劉勝亦以為伯奇蓋皆指吉甫

之子伯奇也案詩曰踰踰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蓋憂周室之將亡真太子體國之言若吉甫之子安得被棄而憂周室則趙岐劉勝之說非矣後漢書王充傳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好論說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韓詩蒟彼甫田蒟卓也爾雅釋詁蒟大也郭璞注云

蒟義未聞豈未見韓詩故耶原注疏引韓詩○元圻案釋文甫田俾彼陟角反明貌韓詩作

蒟音同云蒟卓也余友奉新周邵蓮曰說文有蒟字無蒟字玉篇蒟蒟兩收蒟字注云都角反韓詩蒟彼甫田毛作俾蒟字注云豬效反捕魚具也與葷同是蒟當从艸从竹者誤

大東維北有斗或以為南斗或以為北斗朱子集傳

兼取一一說元圻案小雅大東正義曰言南箕北斗者按二十八宿連四方為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在室之外院箕在南則

壁在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傍有玉井則井星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董氏廣川詩故曰

斗四星為斗三星為柄朱子集傳曰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南斗柄固在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

呂氏春秋孝行覽 慎人篇謂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疑與咸邱蒙同一說而託之

於舜元圻案呂覽慎人篇曰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為天子同其未遇時

也以其徒屬掘地取水利編蒲葦結罟網手足胼胝不居然後免於凍餒之患其遇時也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盡有之賢非加也盡無之賢非損也時使然也

袁孝政釋劉子曰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

止于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傷讒 篇文此小雅也謂之魏

詩可乎元圻案逸齋詩補傳論篇目曰袁孝政釋劉子云云今據魏自

有國風若果為魏詩聖人刪詩雅頌各得其所豈容以風為雅袁氏亦豈惑於齊魯韓三家之說乎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劉子十卷隋志不著錄唐志作梁劉勰撰陳振孫晁公武據唐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序作北齊劉勰撰陳氏載其序曰晝傷已不遇天下陵遲播遷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為劉勰劉勰考標作云云不知所據何書故陳氏以為終不知晝為何代人惟北齊劉晝字孔昭渤海阜城人名見北史儒林傳然未嘗播遷江表與孝政之序不符

朱子詩傳采菽天子所以答魚藻也黍苗宣王時美

召穆公之詩皆非刺詩愚按國語晉語文公 在翟篇注采菽王

賜諸侯命服之樂也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

也韋昭已有是說元圻案詩序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

微而思古焉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晉語文公在翟篇明日燕秦伯賦采菽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印君也若黍苗之印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韋昭注采菽三章屬小雅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其首章曰君子來朝何以子之雖無子之路車乘馬黍苗亦小雅道邵伯述職勞來諸侯也其詩曰芄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邵伯勞之

鄭康成先通韓詩故註二禮與箋詩異閻按二禮謂 周禮禮記如先

君之思以勗寡人為定姜之詩生甫及申為仲山

甫申伯又不濡其翼維禹陟之上天之載匪革其

勸元刊作意

猶納阮之卽至於湯齊是也注禮記與注易異如

東隣西隣是也閣按康成註易東隣爲日出東方象西隣月出西方象見王氏集周易鄭注○元圻案後漢書康成傳云

先從張恭祖受韓詩禮記坊記注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此衛夫人定姜之

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衍是爲獻公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言獻公當思先

君定公以孝於寡人釋文云此是魯詩正義曰邶風燕燕之爲衛莊姜送歸

妾之詩鄭又以爲衛定公夫人定姜之詩按鄭志答臧氏模云註記時執就盧

君後得毛詩乃改之凡註與詩不同皆倣此孔子開居鄭注見後第七條

正文正義曰按詩嵩高之篇甫侯及申伯甫侯謂呂侯也穆王之時訓夏贖

刑謂呂侯與申伯俱出伯夷之後掌四岳之事又詩稱仲山甫之賢與嵩高

生甫及申全別此云仲山甫者按鄭志註禮在先未得毛詩傳然則此註在

前故以前爲仲山甫在後箋詩乃得毛傳知甫侯申伯同出伯夷之後故與

禮別也表記註鵲鵲胡污澤也污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其翼

爲才正義曰言凡鳥居水中必濡淫其翼今鵲胡獨能不濡故爲才按詩註

云鵲鳥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言必濡其翼也與此乖者註禮在前註詩在

後故不同也周禮地官稍人註云句讀與維禹隳之隳同正義曰毛詩

云維禹甸之不爲隳者鄭先通韓詩此據韓詩而言禮記中庸註上天之

載載讀曰裁謂生物也大雅文王篇毛傳載事也禮器註革急也猶道也

正義曰文王有聲之詩革作棘猶作欲字異義同周禮夏官職方氏註納

在圃地詩大雅公劉曰納沔之卽正義曰按彼毛傳云沔水厓也箋云沔之

言內也水之內曰隄水之外曰鞠就澗水之內外面居與此義違者按詩上

云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故以芮鞠爲外內今爲水名者蓋周公制禮之時以

沔爲水名沔卽皇澗名曰沔耳猶禹貢太嶽至周爲霍山也孔子閒居註

詩讀湯齊爲湯躋躋升也正義曰詩長發本註言天命帝此殷家世世不違

至於成湯乃與天心齊此記註意與詩註稍殊商頌長發至於湯齊傳云湯

與天心齊箋云至于湯而當天心經又曰聖敬日躋傳云躋升也箋云聖敬

之德日新釋文曰鄭注禮讀上爲湯躋讀此爲湯齊齊莊也坊記註東隣

謂紂國中也西隣謂文王國中此辭在既濟正義曰鄭註既濟九五曰互

體爲坎也又互體爲離離爲日坎爲月日出東方東隣象也月出西方西隣

象也與此文異錢氏大昕曰惠定宇云鄭箋宗毛然亦有從韓魯說者如

唐風素衣朱襮以繡黼爲納黼十月之交爲厲王詩皇矣侵阮徂共爲三國

名皆八魯詩衛門可以樂飢以樂爲癡十月之交抑此皇父抑讀爲意思齊

古之人無斃斃作擇泮水狄彼東南狄作髣皆韓詩也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小雅四月新經義云亂出乎上而受

患常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噫宣靖

之際宣和徽宗年號其言驗矣而兆亂者誰歟言與行

違心與迹異荆舒之謂也全云王荆公用意氣則有之言行心

可竟以罪荆公○元圻案朱子楚辭後語謂安石致位宰相流毒四海而其

言與生平行事心術無毫髮肖夫子所以有於子改是之歎王安石初封

國朝經義

卷三

各國公元豐三年改封荆崇寧中追封舒王

單穆公曰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焉

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君子將險哀

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周語誦險哀二字此文中

子所以有帝省其山之歎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况

賢者而不樂其生乎天地閑賢人隱况草木而得

遂其性乎元圻案大雅旱麓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于祿豈弟

毛傳千求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于祿樂易正義

旱麓毛氏云旱山名也曹氏名粹中按漢地理志漢中

南鄭縣有旱山沱水所出閣按沱本作池即沱字東北入澗旱山

在梁州之境與漢廣相近故取以興焉元圻案王氏詩地理攷曰九城

志興元府有旱山寰宇記在南鄭縣西南二十里周地圖記云山上有雲即

兩嚴氏絜詩緝曰毛氏以旱為山名不知山之所在或取漢地理志漢中

郡南鄭縣之旱山以實之詩人託興皆取其在境內者何獨遠取漢中之旱

山乎闕其所不知可也王氏以嚴說為不然故曰與漢廣相近以止之

鼉鳴如鼓新經之說也解頤新語取之鑿矣集證陸佃埤雅釋魚詩曰

鼉鼓逢逢先儒以為鼉皮堅厚取以冒鼓蓋鼉鼓非特有取於皮亦其鼓聲

逢逢然象鼉之鳴故謂之鼉鼓也臨安海物記鼉宵鳴如桴鼓今江淮之間

謂鼉鳴為鼉鼓佃安石之客也故訓鼉鼓從王氏說○元圻案大雅靈臺篇

毛傳鼉魚屬正義曰其皮堅可以冒鼓月令註亦云鼉皮可以冒鼓也逸

齋詩補傳二十二鼉水畜也樂作於辟靡鼉聞之而亦樂逢逢然和鳴以應

之又是一義

賈誼書容經篇諺云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

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芄芃

械樸薪之樵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左右日

以善趣也此即選左右之說爰延亦云善人同處

則日聞嘉訓惡人從遊則日生邪情元圻案新書保傅篇太子之善在於蚤論

三十四

教與選左右大戴禮保傅篇文同惟太子作天子 後漢書爰延傳延字季平陳雷外黃人也徵拜大鴻臚上封事曰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善人同處云云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甫之地為形勢控扼之要甫

即呂也呂刑一曰甫刑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

呂見鄭語左氏傳成公七年楚子重請申呂以為賞田申公巫

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

蓋楚得申呂而始彊茲所以為周室之屏翰歟漢

地理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左氏注不言呂

國所在史記齊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

南陽縣西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

城四嶽受封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高帝入關光

武起兵皆先取宛其形勢可見李忠定曰天下形

勢關中為上襄鄧次之原注輿地廣記云蔡州新蔡古呂國今按新蔡之地屬蔡未嘗屬楚子重不當

請為賞田則呂國在宛明矣 閻按括地志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故班固曰宛縣申伯國徐廣曰呂在宛縣詩集傳以申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亦非○元圻案尚書呂刑孔傳後為甫侯故稱甫刑正義曰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為甫刑故傳解之唐宰相世系表呂氏出自姜姓至周穆王呂侯入為司寇宣王世改呂為甫水經清水注梅溪又逕宛西呂城東史記曰呂尚先祖為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際受封于呂故因氏為呂尚也 漢書高帝紀秦三年六月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鼓遲明圍宛城三匝 後漢書光武紀莽地皇三年光武與李通從弟軼起於宛更始元年正月伯升破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於滎陽進圍宛城 王氏詩地理考引林氏曰漢與楚相持常出武關收兵宛葉間光武起南陽以宛首事申即宛也 李忠定名綱字伯紀邵武人祖徙無錫登政和進士事跡具宋史本傳高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如姚崇疏上十事王氏所引其巡幸事中語也又言臣嘗議巡幸今縱末能行上策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夫南陽光武所興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

禮記孔子閒居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鄭康成注

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

為周之幹臣原注正義云按鄭志注禮在先未得毛傳愚謂仲山甫猶儀禮所

謂伯某甫也周語云樊仲山父蓋甫與父同若以

仲山甫為甫則尹吉甫蹶父皇父程伯休父亦可

以言甫矣近世說詩者乃取此而舍箋傳愛奇之

過也原注權德輿集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於樊閻按漢杜欽傳仲山甫異姓之臣就對於齊注云韓詩康成其出此乎○

元圻案詩蒸民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毛傳仲山甫樊侯也正義曰言仲山甫是樊國之君爵為侯而字仲山甫也六月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傳吉甫尹吉甫也韓奕蹶父之子傳蹶父卿士也常武南仲太祖太師皇父箋南仲文王時武臣也宣王命大將乃用其以南仲為太祖者今太師皇父是也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正義曰楚語云重黎氏世叙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章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按父宜是字而昭以為名未能審之崧高箋申中伯也甫甫侯也正義曰孔子閒居註以甫為仲山甫按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為岳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詩意故

耳序云崧高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侯褒賞申伯焉故詩之稱申伯者十四申甫並稱者惟首章耳朱新仲猗寮雜記謂甫侯乃穆王時人去宣王時甚遠觀燕民一篇專美山甫則崧高所美為山甫不疑東萊呂氏實夫黃氏皆以康成遠取訓夏贖刑之甫侯為非而黃氏謂申甫皆宣王時賢諸侯甫雖不見於經以文考之蓋當如此朱子集傳謂甫是宣王時人作呂刑者之子孫皆不從鄭箋之說李迺仲據史記言太公望其先祖掌四岳佐禹有功虞夏之際或封於呂或封之申周語曰齊許申呂皆姜姓也至於甫侯即穆王時訓夏贖刑者是也蓋皆出於四岳之後故連言之言崧高之山其大極矣在穆王時則生甫侯在宣王時則生申伯此說是也詩人之美其人者多推本其先祖之德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是也甫申皆四岳之後詩言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由先以及其後言能世濟其美也又言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由後以及其先言能繩其祖武也若申甫為同時之人何以下獨美申伯而不復更及甫之一語乎

左氏傳昭公二十六年曰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

效官雲漢之序曰內有撥亂之志非立志何以成

中興之功也何云宋之孝宗豈伊無志哉惑於羣小偷惰之言志不定故也○元圻案大雅雲漢序曰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

烈內有撥亂之志遇裁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後唐之莊宗能繫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太廟而告成功亦以能立志故也及志得意滿而

漸不克終矣

宣王晏起姜后請愆則庭燎之箴始勤終怠可見矣

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則沔水之規讒言其興可

見矣

元圻案後漢書皇后紀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王晏起姜氏請愆註列女傳曰周宣王姜后齊后之女也宣王常夜臥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既出迺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起以見君王樂色忘德敢請罪惟君王之命王曰寡人之過夫人何辜遂勤政事成中興之名焉小雅庭燎序美宣王也因以箴之逸齋補傳十七庭燎首章以夜未艾而問次章以夜未艾而問卒章以夜響晨而問則宣王怠意已見視朝漸晚矣至煩賢妃脫簪待罪詩人之規信於著龜也周語內史過曰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韋昭註杜國伯陶唐氏之後周春秋曰宣王殺杜伯而不辜後二年宣王田於圃口中杜伯起於道左衣朱衣冠操朱弓朱矢射王中心折脊而死說苑立節篇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而王弗許墨子明鬼篇載杜伯事與韋註所引周春秋其辭略同疑皆非其實也唯說苑為近正小雅沔水序規宣王也逸齋補傳十七卒章有讒言其興之戒必宣王頗惑讒言不親諸侯故近臣規之也

元刊作祈

祈父傳謂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為敗按通鑑外

紀三十三年王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條

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

于姜氏之戎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破之轉予于郕

蓋謂此四役也

全云此二條乃亭林顧氏日知錄中論宣王所本○元圻案祈父正義曰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故言姜戎為敗常父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為大司馬則休父賢者也言職廢者蓋休父卒後他人為之其人不賢故職廢也後漢書西羌傳宣王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後二年晉人敗北戎於汾隰戎人滅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年分與外紀不符

尹氏不平

節南山赫赫尹氏不平謂何

此幽王所以亡春秋於平王之

末書尹氏卒

隱公三年

見權臣之繼世也於景王之後書

尹氏立王子朝

昭公二十三年

見權臣之危國也詩之所刺

春秋之所譏以此坊民猶有五侯擅漢三馬食曹

之禍元圻案隱公三年公羊傳曰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漢書元后傳成帝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為平阿侯商成都

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司徒掾班彪曰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

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晉書宣帝紀魏武察帝有雄豪之志聞有狼顧相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於是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

厥服矣好讒慝暗昧近頑童窮固矣商之咈其者

長吳之播棄黎老與亂同事也元圻案小雅正月箋云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召之不問政

事但問占夢不尚道德而信微祥之甚周語史伯曰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犀角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吳語吳王還自伐齊中胥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于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

宣三十年有兔舞于鎬京而赫赫宗周有寢微之象

矣幽二年三川竭岐山崩而陵谷易處有將亡之

形矣匪降自天職競由人致此者人也豈天所為

哉元圻案有兔舞于鎬京見竹書紀年周語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又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史記作幽王二年小雅十月之交下民之虐匪降自天鳴啻背憎職競由人朱子集傳曰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蠱惑王心於內以為之主故也

裳裳者華興賢者功臣之子孫世臣與國升降者也

王朝則周召二公夾輔王室家父仍叔二雅舊人

歷汾王之亂平王之遷猶在也何云正義謂詩家父仍叔與見春秋桓公六年者年月長遠

應侯國則翼之九宗遂之四氏與封建之法相維

持彼漢之彘羣魏之荀何江左之淵儉唐季之崔

柳豈世臣之謂乎閻按孔穎達辨詩家父仍叔與見春秋桓公六年言○元圻案小雅裳裳者華序云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節南山序云家父刺幽王也正義曰

言○元圻案小雅裳裳者華序云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節南山序云家父刺幽王也正義曰

言○元圻案小雅裳裳者華序云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節南山序云家父刺幽王也正義曰

言○元圻案小雅裳裳者華序云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節南山序云家父刺幽王也正義曰

言○元圻案小雅裳裳者華序云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節南山序云家父刺幽王也正義曰

言○元圻案小雅裳裳者華序云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節南山序云家父刺幽王也正義曰

言○元圻案小雅裳裳者華序云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節南山序云家父刺幽王也正義曰

言○元圻案小雅裳裳者華序云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節南山序云家父刺幽王也正義曰

言○元圻案小雅裳裳者華序云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節南山序云家父刺幽王也正義曰

言○元圻案小雅裳裳者華序云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節南山序云家父刺幽王也正義曰

言○元圻案小雅裳裳者華序云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節南山序云家父刺幽王也正義曰

言○元圻案小雅裳裳者華序云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節南山序云家父刺幽王也正義曰

言○元圻案小雅裳裳者華序云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節南山序云家父刺幽王也正義曰

言○元圻案小雅裳裳者華序云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節南山序云家父刺幽王也正義曰

言○元圻案小雅裳裳者華序云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節南山序云家父刺幽王也正義曰

桓七年天王使冢父來求車桓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矣古人以父為字或累世同之未必是一人也雲漢序云仍叔箋引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大雅韓奕韓侯娶妻汾王之甥箋云汾王厲王也厲王卒於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隱公六年左傳翼九宗五正註翼晉舊都也唐叔受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為晉強家九宗一姓為九族也莊公十七年左傳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成醉而殺之註四族遂之疆宗荀彘陳羣注見後召公是似條晉書荀顛傳顛字景倩魏太尉或之第六子也魏時累遷侍中賜爵關內侯高貴鄉公立顯言於景帝曰今上踐阼權道非常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武帝踐阼進爵為公何曾字穎考父夔魏太僕陽武亭侯曾少襲爵武帝夔王位以曾為晉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沈等勸進南齊書褚淵傳淵字彥回父湛之尚宋武帝女淵復尚文帝女齊臺建淵白太祖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求為齊官太祖謙讓不許又王儉傳儉字仲寶祖曇首宋右光祿父僧綽金紫光祿大夫儉數歲襲爵豫章侯拜受茅土太祖為太尉引為長史時大典將行儉為佐命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淵唯為禪詔交使儉參治之唐書彘臣傳崔允字垂休宰相慎由子也允素善宋全忠委心結之天復元年全忠已取河中進備同華中尉韓全誨以允與全忠善恐導之剪除君側乃白罷政事未及免倉卒挾帝幸鳳翔允怨帝見廢不肯從召全忠以兵迎天子允出居華州全忠引兵還屯河中允迎謁滑橋奉觴為全忠壽自歌以酬酒全忠雖據河南顧強諸侯相持未敢決移國及允間內隙與相結得梯其禍取朝權以成強大終亡天下

又柳璨字昭之公綽族孫也以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全忠圖篡弑宿衛士皆汴人璨一厚結之脅哀帝曰人望歸元帥矣陛下宜揖讓以授終璨請自行進拜司空為冊禮使即日進道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周所以替也雖不能用吾愨寘之於耳楚所以亂也君且休矣吾將思之漢所以

微也元圻案小雅正月傳曰仇猶警警也箋云王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警警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

爾雅釋訓仇仇放傲也註皆傲慢賢者楚語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愨寘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聲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遂趨而退乃有乾谿之亂漢書楚元王傳成帝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遂上封事極諫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

擇三有事直侯多藏貪墨之臣為蝨賊小東大東杼柚其空聚斂之臣為斧斤文侯之命所謂殄資澤於下民也是時號石父好利用事而皇父以卿士

為羣邪之宗

何云此皆感歎公田之事 全云宋之弊政始於趙與 為賈似道之公田深寧所以浩歎也何說未備○元所案小雅十月之交傳 曰擇三有事有司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箋云作都立三卿皆取聚 歛之人言不知厭也 小雅大東箋云小也大也謂賦歛之多少也小亦於 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 史記周本紀幽王以號石父為卿 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巧善諛好利 十月之交經曰皇父卿士番維 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棗子內史蹇維趣馬構維師氏豔妻煽方處箋云 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棗蹇構皆氏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 於朝皇父則為之端首兼擅眾職故但目以卿士云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小雅 朋友之信可質於神明 案程子曰鳥鳴 不友乎朋友之信久不渝可質於神明 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小雅小明上句云靖 其爾位正直是與 正直之道無愧於幽隱

楊泉物理論曰稻梁菽各二十種為六十蔬果之實

助穀各二十凡為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 元所案隋書 梁有楊子物理論十六卷言微士楊泉撰 物理論今佚此文見太平御覽 八百三十七

詩大小雅譜引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疏云

未知此傳在何書

全云漢儒引緯書有易傳書傳之稱則此亦其 室為喻也言周國之興譬如為室文王始造其基武王鑿其棟楹周公內而 架之乃成為室猶言文王受命武王因之得伐紂定天下周公致太平制禮 作樂以成之大雅十八篇小雅十二篇為正經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 此傳在何書也 讀詩記十七按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謂 之傳以此例考之鹿鳴以下小雅之經也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文王以下 大雅之經也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善矣又 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 北史魏李彪求復舊職表日記曰善述者欲 人繼其行善歌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

三代之禮有損益而所因者未之有改也以公劉之

詩攷之君之宗之宗法始於此其軍三單軍制始

於此徹田為糧徹法始於此周禮有自來矣 元所案

劉傳曰為之君為之大宗也朱子集傳曰宗尊也主也嫡子孫主祭祀而族 人尊之以為主也李氏榜曰周禮宗子有五大宗子一小宗子四別子為祖 繼別為宗百世不遷者大宗也繼禰之宗繼祖之宗繼曾祖之宗繼高祖之 宗五世則遷者小宗也皆所以主祭祀而統族人 箋云大國之制三軍以

著經序曰國語言穀言疏又何解

其餘卒為羨單者無羨卒也正義曰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單則是軍而無副故稱單也又箋云什一而稅謂之徹正義曰徹乃周之稅法公劉夏時諸侯而言徹者以其俱是什一其名可以相通也大國三軍亦是周制而謂公劉之時已作三軍者以三代損益事多相因逸齋詩補傳正君臣之位以統率於上立大宗之法以相維於下蓋古者建國必立宗疑始於此立大軍之制以治兵為徹田十一之法以儲糧凡周家軍制徹法皆始於此也

咨女殷商猶賈山之借秦為論也周公戒成王無若

殷王受又曰宜鑒于殷駿命不易人君常聞危亡

之言則可保其安存矣元圻案逸齋詩補傳蕩蕩上帝自二章以下皆設言商之過猶後世借秦為論也漢書賈山傳山潁川人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論名曰至言

靡哲不愚司空圖之耐辱也善人載尸裴度之晚節

也元圻案大雅抑傳國無道則愚箋云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為容貌如不肖然大雅板箋云王方行酷虐之威賢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言語唐書卓行傳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咸通未擢進士昭宗在華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固自乞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遂隱不出作亭名休

佯

休作文以見志自號耐辱居士其言詭激不常以免當時禍災云又裴度傳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文宗時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搢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午橋作別墅號綠野堂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王安石曰善人載尸畏禍故也

孔子於烝民加四字而意自明於緝蠻曰於止知其

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此說詩之法韓子於菁

菁者莪屑屑訓釋蓋少作也晚歲引詩言老成人

重於典刑簡而當矣何云若庸人不得不申重反覆非少作故全云既庸人矣何必與申重反覆以求一遇

元所案昌黎集上宰相書曰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

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案年譜公時年二十八又論孔致致仕狀曰七十求退入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尚強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事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之也公時年五十六邵氏博聞見後錄曰退之於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田宏正先廟碑曰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駟駟泮闕之詩使聲於其廟以假魯靈其用詩之法如此如上宰相書解釋菁菁者莪二百餘字蓋少作也讀詩記一引謝氏曰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遊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處曰瞻彼洛矣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只兩言而意已盡矣足以推廣王氏之說

考之周語立魯公子戲則仲山甫諫料民太原則仲

山甫又諫然聽之藐藐也當時公卿唯號文公諫

不籍千畝而他無聞焉此詩人所以有愛莫助之

之嘆元圻案周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甫諫曰天子立

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王卒立之又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

治民惡事無以賦令王卒料之又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膳夫農正陳藉禮太史贊王王耕一撥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價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大雅烝民愛莫助之箋云愛惜也仲山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鄭箋以燕為燕安王肅云今涿

郡方城縣有韓侯城原注見水經注燕北燕國愚謂詩云奄

受北國肅說為長閻按韓侯入覲入字便知韓國不在畿內遠與北燕為隣肅說果長○元圻案大雅韓奕箋云

溥大也燕安也大矣彼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水經注十二聖水又東南逕韓城東詩韓奕篇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鄭元曰周封韓侯居韓城為侯伯為魯夷所逼稍稍東遷也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鄭康成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則去北燕二千餘里必無遠役燕民往城之理故以燕為燕安不以燕為燕國惟王子雍以韓城在涿郡方城縣則與燕為近則燕即北燕也不必迺其說為燕安矣李迺仲黃實夫從鄭氏曹氏詩說逸齋補傳朱子集傳從王氏釋文燕王肅孫毓並烏賢反云北燕國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毛氏曰屠地名不言所在潏水

李氏以爲同州鄜谷今按說文邑部有左馮翊鄜陽

亭原注同馮翊卽同州也都切滿水之言信矣元圻案朱子集傳屠地名或曰卽杜也

金壇段玉裁曰居鄜古今字顧氏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作茶谷渡云在今陝西同州府郃陽縣東河西故城南

漢恩澤侯表曰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後之寵外戚

者率以是藉口自宣王褒申伯而申侯終以召戎

既猶可以爲萬世法乎外戚秉政未或不亡漢亡

於王莽何進晉亡於賈謐唐幾亡於楊國忠石晉

亡於馮玉何云庾亮有賢名然終致蘇峻之亂全云曹操篡漢而伏

楊堅以外戚篡周而尉遲迥亦以外戚死難外戚非必皆不賢也漢之呂霍

上官不可用矣而竇嬰則名臣王商馮野王傅喜三人元成哀若能大用之

可無王氏之禍要之在知人耳然深寧則有感於賈如而言○元圻案漢書

恩澤侯表注應劭曰申伯用宣王元舅也爲邑於謝後世欲光寵外親者緣

申伯之恩援此以爲論也後漢書何進傳進異母女弟道入掖庭靈帝立

爲皇后皇子辯卽位何太后臨朝進輔政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竇碩圖

已陰規誅之遂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林苑晉書賈充傳充誣嗣謐母

賈午充少女也父韓壽謐好學有才思旣爲充嗣繼佐命之後賈后賈充專

恣諛權過人主及遷侍中專掌禁內遂與后成謀誣陷太子案晉亡於賈

謐謂西晉也當有西字唐書外戚傳楊國忠太真妃之從祖兄拜右相安

祿山方有寵總重兵于邊僣蹇不奉法國忠知終不出已下又恃內援獨暴

發反狀國忠寡謀矜躁謂祿山跋扈不足圖故激怒之使必反以取信於帝

五代史雜傳馮玉定州人晉出帝納玉姊爲后玉以后戚遷樞密使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出帝童昏馮皇后用事軍國大事一決於玉

四方賄賂積貲鉅萬晉書庾亮傳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明帝卽位

以爲中書監亮上書讓曰臣於陛下之兄也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

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闈之內矣受遺詔

輔幼主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蘇峻多納亡命亮知峻必爲禍亂徵爲大

司農舉朝謂之不可溫嶠亦累書止之皆不納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

盜言孔甘寇攘式內案大雅蕩箋云寇盜攘竊爲姦皆孟子所

謂民賊也有民賊則賊民興漢傅燮曰天下之禍

不由於外皆興於內唐裴度曰欲平賊當先清朝

廷眞文忠公曰內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

盜元所案後漢書傳變傳變字南容北地靈川人也為護軍司馬與皇甫嵩俱討賊張角變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云資治通鑑唐紀穆宗

長慶元年裴度討王庭湊元稹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魏宏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以為逆豎搆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鑾鐵論文學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者也

大師維垣鄭箋以為三公王介甫以為大眾朱子集

傳從王說元所案大雅板之七章大師維垣箋云大師三公也朱子集傳曰師眾呂成公讀詩記引王氏曰大師大眾也鄭以大

師為三公故讀大為泰呂從介甫為大眾則大當依本音而亦音泰似誤集傳無音蓋讀如字

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

之禮也詩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

穆不已原注仲子子思之弟閼宮傳引孟仲子曰是禘宮也序

錄云子夏傳會中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

子原注孟子注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豈名氏之同歟全云孟子事子思已云時世濶絕况孟仲子乎元所案周頌維天之命

正義曰孟子云齊王以孟子辭病使人問醫來孟仲子對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子共事子思後學於孟子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為說又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說而不從其讀

筆談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阻者岐有

夷之行今按後漢朱浮傳無此語西南夷傳朱輔

上疏曰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韓詩薛君

傳曰徂往也蓋誤以朱輔為朱浮案李黃集解引筆談而未正其誤亦

無阻字元所案後漢書薛君傳作天是極後漢蔡邕傳作天是加與速速方較為對又彼徂矣

岐云云後漢書薛君傳益州刺史朱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不遠注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險阻而人不難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毛詩作徂箋云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以矣字絕句集傳徂作阻朱子曰沈括云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阻者岐今按彼書阻但作徂而引韓詩薛君章句亦但訓為徂獨矣正作者如沈氏說然其注末復云岐雖阻僻則似又有阻意韓子亦云彼岐有阻疑或別有所據故今從之而定讀岐字絕句書錄解題小說

類夢溪筆談二十六卷沈括存中撰序云退居絕過從所與談者惟筆硯而已

歐陽公詩本義時世論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

敢康所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當是

康王以後之詩執競不顯成康所謂成康者成王

康王也當是昭王以後之詩噫嘻日噫嘻成王者

亦成王也范蜀公正書曰昊天有成命言文武受

天命以有天下而成王不敢以逸豫為也此揚雄

所謂康王之時頌聲作於下自彼成康奄有四方

祀武王而述成康見子孫之善繼也班孟堅兩都賦序文

曰成康沒而頌聲寢言自成康之後不復有見於

頌也朱子集傳與歐范之說合元圻案周頌昊天有成命箋云有成命者言周自成王受命

生而已有天命也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執競傳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噫嘻傳成王成是王事也欽定詩經傳

說彙纂案昊天有成命詩自古序以至漢唐諸儒皆以為郊祀天地之樂歌

文武受天命成其為王業其詩作在周公成王之世宋諸儒亦遵其說惟歐

陽修以昊天有成命之成王執競之成康噫嘻之成王謂成王誦康王詩也

朱子初亦從毛鄭之詁後定集傳援國語從歐說以為祭成王之詩蓋依經

為解辭無紆曲後儒遵之者固衆而鑿議以申序說者亦不少其意謂周公

制禮作樂頌之用於郊廟為大孔子刪詩雅頌得所既以頌為周公所作不

應有康昭以後之詩若康昭之詩次於我將時邁及思文大武之前似非得

所且禮記大典文王何得無詩一疑也國語叔向引詩朱子作成王誦解亦

可然國語載穆叔聘晉樂及鹿鳴而後拜晉侯使人問焉對曰先樂金奏肆

夏繁邇邇天子所以饗元侯也故不敢拜呂叔玉云繁邇執競也朱子取呂

說載於集傳若從國語叔向之告以昊天章為康王之詩則國語穆叔之對

稱執競為先王饗元侯所用又不可為昭王以後詩矣二疑也然要皆未識

朱子虛公之心爾頌首集傳云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則即鄭箋據周

禮以論詩之說也又云亦或有成王以後之詩夫據經文以解詩而猶曰或

曰疑者朱子何嘗褻視古昔哉宋黃震曰古注晦菴凡二說在學者詳之是

矣又案朱子初注執競詩曰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

昊天有成命二侯受之成王不敢康朱子集傳引國語

叔向日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愚觀賈誼書禮容語引叔向日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其義尤

明元圻案讀詩記昊天有成命引朱氏曰天將祚周以天下既有服命矣文武受之將成其王業不敢康寧夙夜積德以為受命之基者至深遠矣朱子初亦從舊說又引蘇氏曰此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為此言成王誦康王劉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詩矣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於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容易也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也

歐陽公詩論古今諸儒謂來牟為麥者更無他書所見直用二頌毛鄭之說來牟為麥始出於毛鄭而

二家所據乃臆度為大誓不可知之言愚按劉向

封事引節我釐麩釐麩麥也始自天降見漢書本傳文選

班孟堅典引注引韓詩貽我嘉麥薛君曰麥大麥也毛鄭

之說未可以為非原注毛氏傳牟麥也鄭箋赤烏以牟麥俱來廣

古注何云來字即麥字之半歐陽公不識字耶又云說文云周所受瑞麥來麩一來二縫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詩曰貽我來麩與毛鄭合○元圻案周頌思文傳牟麥箋云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渙以燎後五日火流為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貽我來牟正義曰武王渡孟津至以穀俱來皆尚書文惠氏九經古義案鄭思卿後漢中字指釐字从釐徐仙民讀與來同歐陽公詩本義十二論曰思文曰貽我來牟臣工又曰於皇來牟毛以牟為麥牟者百穀中一穀爾自漢以前已有此名故孟子亦言麩麥然言麩又言麥則明非一物蓋麥類也古今諸儒謂來牟為麥云云其可信哉爾雅釋草載詩所有諸穀之名甚多而獨無來謂之來牟是毛公之前說詩者不以來牟為麥可知矣

陳少南不取魯頌然思無邪一言亦在所去乎全云不取魯頌

亦非無義○元圻案晁氏讀書志一陳氏詩解二十卷皇朝陳鵬飛少南撰書錄解題謂少南不解商魯二頌以為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陳氏詩

晉姜鼎銘曰保其孫子三壽是利魯頌二壽作朋蓋

古語也先儒以為三卿恐非

集證宣和博古圖保其孫子三壽是利三壽者與詩人言三壽

作朋同意蓋晉姜觀其始特保我子孫而外之三卿亦冀壽考也○元圻案閔宮傳壽考也箋云三壽三卿也正義曰老者尊稱天下謂父事之者為三老公卿大夫謂其家臣之長稱室老諸侯之國立三卿故知三壽即三卿也張平子東京賦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薛綜注三壽三老也逸齋詩補傳二十七三壽謂大國三卿或曰三壽謂上中下上壽百二十中壽百歲下壽八十魯人頌僖公與三壽之人為朋也鄭氏曰三卿也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而為三也朱子集傳曰三壽未詳

商周之頌皆以告神明太史公

史記

曰成王作頌推已

懲艾悲彼家難至魯頌始為溢美之言所謂善頌

善禱者非商周之體也後世作頌倣魯而近諛又

下矣

元圻案詩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毛詩李黃集解四十一李迂仲曰王氏曰周頌之辭約約所以為嚴

所美盛德故也魯頌之辭侈侈所以為誇德不足故也此說盡之矣自古人君常患德之不足不患名之不揚使無其德而求其名則雖為美辭以誇示天下天下後世其誰信之乎

或謂文之繁簡視世之文質然商質而周文商頌繁

而周頌簡文不可以一體觀也

法言

學行篇

曰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

考甫矣司馬公注揚子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

閔宮之詩故云然愚按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修

仁行義欲與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

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

全云襄公最不道何足頌乎

注云韓詩章

句美襄公

裴駙集解今本史記作修行仁義欲為盟主

樂記溫良而能斷者宜

歌商鄭康成注謂商宋詩蓋用韓詩說也考之左

傳正考甫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甫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皆在襄公之前安得作

頌於襄公之時乎案宋穆公七年始入春秋穆公宣公之弟歷殤莊桓始及襄公孔父嘉見殺在魯桓公二年是年殤公被弑莊公立襄公即位魯僖公十年

後漢曹褒傳奚斯頌魯考甫詠殷注引韓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

子奚斯所作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

詩正義云奚斯作新廟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

謂魯頌奚斯作謬矣然揚子之言皆本韓詩時毛

詩未行也原注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馮衍傳注引薛夫子韓詩章句即漢也何云魏文帝呼薛夏為薛君然魏略不言其傳詩定指薛漢也閻按此止辨商頌非正考甫作何不引魯語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益見非考甫作○元圻案鄭康成魯頌譜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正義曰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名見於傳駟序云史克作是頌廣言作頌不指駟篇則四篇

皆史克所作閻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之等謂魯頌是奚斯作之謬矣故王肅云當文公時魯賢臣季孫請于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祀商頌譜曰湯中宗高宗有受命申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武王伐紂封微子啟為宋公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甫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大師以那為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班固兩都賦序臯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奚斯頌儂歌其路寢漢時毛傳未行故多異說司馬貞史記索隱洪氏容齋續筆毛詩李黃集解皆有辨正其說與詩正義略同三國志魏王肅傳注魏略曰薛夏字宜聲黃初中為秘書丞帝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而不名謂之薛君惠氏九經古義曰薛君為韓詩章句世謂淮陽薛漢撰而不知為薛夫子也薛夫子名方即字夫子廣德曾孫漢之父也見唐書宰相世系表後漢書儒林傳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當世言詩者推漢為長范蔚宗不著漢父名字蓋猶馬班史漢皆父子述作而成書於子也後漢書注文選注或引薛夫子或引薛君蓋稱薛君者皆漢說稱薛夫子者則方邱說耳周益公二老堂詩話下學者謂閻宮但曰奕奕新廟奚斯所作而無作頌之文遂疑揚子為誤以予觀之奚斯既以公命作廟又自陳詩歸美其君故八章之中上自姜嫄后稷下逮魯公魯侯備極稱頌至末章始言作廟之功亦不為過只如宓高詩亦云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是吉甫固嘗自稱美何獨於奚斯而疑之揚子之言必有所據

深字子

長發大禘商頌箋云郊祭天也雖禘太祖周頌箋云大祭

國朝詩話卷三 四十六

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鄭康成以祭天為禘與宗廟大祭同名春秋纂例趙子已辨其失矣王肅以禘為一祭亦非也禘與禘異禘則太祖東嚮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穆北合食於太祖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嚮惟以祖配之今混禘於禘宗廟有禘無禘元圻案長發序正義曰祭法云殷人禘嚮而郊冥注云禘謂冬至祭天於圓丘則圓丘之祭名為禘也雖序正義曰鄭志云禘大祭天共之禘既大祭而小於禘者以四時之外特為此祭大於四時故云大祭但此大祭五年再為一則合聚祭之一則各就其廟故以合祭為禘就廟為禘禘尚大祭禘大可知春秋纂例曰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鄭康成注祭法云禘謂配祭昊天上帝於圓丘也蓋見祭法所說文在郊上謂為郊之最大者故為此說爾祭法所論禘郊祖宗者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絕也此何妖妄之甚此文出自織緯始於袁平間偽書也文獻通考代宗寶應元年太常卿杜鴻漸等言禘者冬至祭天于圓丘周人配以遠祖高祖非始封之君不得為太祖以配天而太祖景皇帝受封於唐即殷之契周之后稷也請以太祖配享諫議大夫黎幹以為禘者宗廟之祭非祭天而太祖非

受命之君不宜作配為十誥十難以排之是禘之為祭天祭宗廟唐時猶聚訟也宋衛湜禮記集說於祭法首節列鄭注於前次及孔氏熊氏皆從鄭學者也次及王荆公十二家之說於後皆從王肅之說也朱子注論語禘之說亦從趙伯循本朝惠氏棟著明堂大道錄禘說專明鄭義書錄解題三春秋集傳纂例十卷辨疑七卷唐給事中吳郡陸質撰初潤州丹陽主簿趙郡啖助叔佐明春秋傳洋州刺史河東趙匡伯循質從助及伯循傳其學助致三傳舍短取長又集前賢注釋補以己意為集傳集注又撮其綱目為統例助卒質與其子異繕錄以詣伯循請損益焉質隨而纂會之

范甯穀梁序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魯史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然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已為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元圻案哀公十

一年左傳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篋之事則嘗聞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晉書范汪傳子甯字武子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為之集解為世所重

隲有萇楚箋云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胡邦衡

解學記取之元圻案玉海三十九胡銓禮記傳十八卷經義考云佚今四庫全書亦不著錄衛湜集說學記大學之法節

載廬陵胡氏曰易蒙卦初六發蒙則知未發猶童蒙之初也其志不分防之宜早康衡曰謹防其端禁於未然詩傳人少而端慤長大無情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年而通一經三十而五經立此皆學之時不陵節若學詩學禮之次

呂氏春秋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

歌高誘注以為歌碩鼠不知何所據原注三齊記載甯戚歌所謂南山矸白石

爛者是也○元圻案呂氏春秋離俗覽舉難篇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燭火甚盛從者甚眾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注云歌碩鼠也其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云云畢氏沅校本載孫云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說苑曰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與此正合梁仲子云今說苑善說篇云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見桓公得之霸也以上下文義求之顧見當是碩鼠之誤盧云案史記鄒陽傳集解引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篇布單衣適至甯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此歌出三齊記藝文類聚又載一篇云滄浪之水白

石梁中有鯉魚長尺半穀布單衣裁至甯清早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舍汝相齊國李善注文選成公子安嘯賦又載一篇云出東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柏清且蘭麝布衣兮縵縷時不遇兮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我常與爾適楚國三歌真贗雖不可知合之亦自成章法

四月秀萇諸儒不詳其名唯說文艸部引劉向說以為

苦萇曹氏以爾雅本草證之知其為遠志元圻案爾雅釋草萇繞繞藤

蕤註今遠志也似麻黃赤華葉銳而黃其上謂之小草廣雅云邵氏正義萇繞一名棘蕤說文云蕤棘蕤繫傳謂即遠志是也說文又云萇艸也詩曰四月秀萇劉向說此味苦萇此說文別釋秀萇之義或遂謂詩言秀萇即今遠志非也本草云遠志一名棘蕤一名萇繞一名細草陶註云狀似麻黃而青圖經云遠志生泰山及宛甸山谷今河陝京西州郡亦有之據此則曹氏之說非

董氏全云廣川董道舉侯包言衛武公作抑詩使人日誦於其

側朱子謂不知此出在何處愚考侯包之說見於

詩大雅抑正義隋經籍志韓詩翼要十卷侯包撰然則

包學韓詩者也元圻案大雅抑正義曰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傲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者

古詩中詩說見前第八頁

無謂我毫而捨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傲韋昭云昭謂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抑
讀曰懿毛詩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如昭之言武公年耄始作抑
詩按史記衛世家武公者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則厲
王之世武公時為諸侯之子耳未為國君未有職事善惡無豫於物不應
作詩刺王必是後世乃作追刺之耳正經美詩有後王時作以追美前者
則刺詩何獨不可後王時作而追刺前王乎侯包亦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
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其意亦取楚語為說
與韋昭小異朱子詩集傳曰董氏曰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
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說為刺厲王者誤矣董道廣川詩故注
見前十五頁

秦詩在其板屋西戎地寒故以板為屋張宣公南嶽

唱酬序云方廣寺皆板屋問老宿云用瓦輒為冰

雪凍裂自此如高臺上封皆然原注漢地理志天水隴西民以板為屋以南嶽觀之非獨

西陲也閻按高臺上封皆寺名并見朱子詩又案南史隱逸傳南嶽鄧先
生卻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是南嶽上之有板屋舊矣○元圻
案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屋故秦詩在其板屋小戊正義
引之蓋從其義朱子方廣板屋詩曰秀木千章倒層疊萬瓦差消無人似
玉空詠小戎詩亦取山多林木之意又有自方廣過高臺次敬夫韻至上封
用擇之韻贈上封諸老詩

錢云說文無翻切乃後人所加

唐棣之華維常之華協車字黍稷方華協塗字隲有

荷華協且字曹氏謂華當作粦音敷蓋古車本音

居易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來徐徐困于金

車其音皆然至說文有尺遮之音乃自漢而轉其

聲愚按何彼穠矣釋文或云古讀華為敷與居為

韻後放此朱文公集傳並著二音而以音敷為先

集證引顧氏唐韻正曰華古音敷易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睽孤見豕負
塗載鬼一車來徐徐困于金車其音皆然爾雅華琴也注今江東呼華為琴
琴音敷陸德明曰古讀華如敷不獨江東也今十虞部有琴字西漢時司馬
相如上林賦華與沙叶音婆東方朔誡子詩華與和多叶始入歌韻至說文
又有尺遮之音陸氏釋文引韋昭云古皆尺遮反至後漢始有居音非也○
元圻案朱子詩傳遺說曰叶韻恐當以頭一韻為準且如華字叶音敷如有
女同車是第一句則第二句顏如舜華當讀作專然後與下文珮玉瓊琚洵
美且都皆叶至如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是第一韻則當依本音讀而下文王
姬之車卻當作尺奢反如此方是今只從吳才老舊說不能又創得此例然
楚辭紛余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音耐然後與下文秋蘭以為

佩叶若能字只從本音則佩字遂無音如此則又未可以頭一韻為定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矣有美一人清揚婉兮漙音團釋文

漙本亦作團徒端反集傳叶上充反顏氏正俗云全云顏之推作案呂氏

全云字林作霽上充反訓云露貌音與婉類元圻案顏師古匡謬正俗

呂忱一鄭詩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詩古本有水旁作專字者亦有單作專字者後人輒改為之漙字讀為團圓之漙按呂氏字林雨下作

專訓云露貌音上充反此字本作霽或作漙耳單作專者古字從省又上充之音與婉相類益知呂氏之說可依本團義矣下云零露漙漙豈復亦論

其從橫之貌乎顏書本名匡謬正俗王氏單舉正俗避宋諱也謝山先生云顏之推作蓋因顏氏家訓有音辭篇多辨音韻遂誤以師古為之推耳

隋書經籍志小學類字林七卷音韻令呂忱撰

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顏氏云禮今也衡縫衡即橫

也不勞借音徐氏音橫失之矣元圻案此亦匡謬正俗之說見卷一齊風南山篇釋文

衡音橫亦作橫字又一音如字衡即訓為橫韓詩云東西耕曰橫正義曰衡古橫字也檀弓鄭注衡讀為橫徐邈字仙民東莞人東晉中書侍郎太

子前衛率著毛詩音晉書有傳鄭漁仲曰徐音雖亡然陸音多本於此

于旄四馬至於五之六之猶緇衣之改為也權輿四

簋至於每食不飽猶醴酒之不設也君子之去就

于其心不于其禮何云五之六之鄭箋皆以為見之數○元圻案

之益加也朱子秦風權輿傳引漢書楚元王傳曰元王敬禮申公白生

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

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申公白公

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

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亡道之人胡可與久處

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輔氏廣曰引穆生之事為證者

推原詩人之心蓋本於此不然則其所計者不過區區於安居舖歛之事而已恐非賢者之志也

營謝成申其篤於母家一也一美焉一刺焉宣王親

親平王忘讎也全云營謝本不足美美宣王之詩蓋多溢詞故此等

城作皆歸揚挖之中○元圻案朱子王風揚之水集

其弑父為可恕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為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毛詩李黃集解八李透仲曰以心存心則如采薇詩人美之以私存心則如場之水刺之其遺戍則同而其美刺則不同也

孝經言卿大夫之孝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謂曹交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聖賢之訓皆以服在言行之前蓋服之不衷則言必不忠信行必不篤敬中庸修身亦先以齋明盛服都人士

之狐裘黃黃所以出言有章行歸于周也元圻案毛詩李黃集解二十九李透仲曰古之士有美行其所衣之服則狐裘也而狐裘之色黃黃然論其容貌則足以稱其表之黃也其容貌則不改出言語則有文章所行之行則有忠信此下民所望而為則傲也夫狐裘黃黃則是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出言有章則是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行歸于周則是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惟其如此此民之所以取法也又曰古者衣冠不正朋友之罪則衣服之不正古人以為甚耻蓋所以壞其德者不在大也席不正不坐則以

席之不正而坐者必其心之不正也割不正不食則以其割之不正而食者亦以其心之不正也今衣服之無常者亦以德行之無常也

召公是似南仲太祖世濟其美也達有充超叛鑿蘇

文忠慨焉閩按鑿似宜作愴尤切東或附曹羣忘漢朱文公

悌焉元圻案三國志魏賈逵傳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拜諫議大夫太祖崩鄢陵侯彰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晉書賈充傳充字公闓父達高貴鄉公

之攻相府也充率眾拒戰軍將收濟謂充曰今日之事如何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濟於是抽戈犯難父節驍傳鑿字道徽高平金鄉人嘗謂王敦曰丈夫既繫身北而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觀顏天壤耶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及蘇峻祖約反進鑿為司空奉詔流涕登壇慷慨三軍爭為用命子愴字方回性至孝徵拜司空固辭不起子超桓溫懷不軌欲立霸王之基超為之謀超雖實黨桓氏以情忠於王室不令知之三國志魏荀彧傳或字文若穎川潁陰人祖父淑字季和明陵令當漢桓順之間知名當世父緄濟南相叔父爽司空或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又陳羣傳羣字長文穎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議皆有盛名羣丞相軍事魏國既建遷為御史中丞文帝踐阼徙尚書令東坡戲作賈梁道詩曰稽紹似康為有子郊超叛鑿是無孫如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問殺子元朱子聚星堂畫贊曰或乃附曹羣亦忘漢嗣守之難古今共歎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周頌敬之小序荀子云天子即位上卿進

曰能除患則為福中卿進曰先事慮事先患慮患

下卿進曰敬戒無怠羣臣進戒始以敬三卿授策

終以敬此心學之原也伊尹訓太甲曰祇厥身召

畢告康王曰今王敬之哉皆以此為告君第一義

元圻案荀子大略篇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為福不能除患則為賦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後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憂者在堂中者在闕禍與福隣不知其門豫豫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注策編竹為之後易之以玉焉毛詩李黃集解曰敬哉有土曰惟敬五刑曰敬授人時敬之一辭君臣言之不能自已誠以天下治亂之基皆在一念之敬與不敬也堯之所以兢兢舜之所以兢兢禹論安民之道而先之以毋不敬中庸之所謂篤恭皆敬之充也大學之所謂正心誠意者此敬之本也為人君者試以是思之

葉氏云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魏黃初四年詔云

曹詩刺遠君子近小人蓋詩序至此始行全云毛詩蓋于是始列學

官也陳氏魏志失紀○元圻案曹風候人序曰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三國志魏文帝紀黃初四年夏五月有鸚鵡鳥集靈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汚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上處於下位乎否則斯鳥何為至其博舉天下備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石林葉氏曰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為此殊不然使宏鑿空為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為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詩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為之者有雜取諸書之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廣其書者序果非宏之所作乎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云云石林之說宋竹垞經義考亦引之惠定宇九經古義引之作鄭漁仲錢氏大昕養新錄一謂紀聞引葉氏云云近儒陳啟源始非之云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云王事未有不始憂勤而終逸樂此魚麗序也班固東京賦德廣所及此漢廣序也一當武帝時一當明帝時可謂非漢世乎吾友惠定宇亦云左傳襄廿九年此之謂夏聲服虔解詁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又蔡邕獨斷載周頌卅一章盡錄詩序自清廟至般一字不異何得云至黃初始行于世耶愚又攷孟子說北山之詩云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即小序說也唯小序在孟子之前故孟子得引之漢儒謂子夏所作殆非誣矣董氏曰繇衣公孫尼子作也其書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濟其民則民德壹即都人士小序支詩序蓋雜出於古之遺言也

朱子詩序辯說多取鄭漁仲詩辯妄與趙子直書謂歐

陽公詩本義不當謂之本義古人旨意精粹何嘗

如此費辭全云厚齋蓋亦不取鄭漁仲之學愚按漁仲最多武斷○元

編而辯其是非又夾際詩傳二十卷辯妄六卷鄭樵撰辯妄者專指毛鄭之

失經義考云未見今四庫全書亦不著錄通考載樵自序略曰毛詩

自鄭氏既箋之後學者篤信康成故此書專行三家遂廢今學者只憑毛氏

且以序爲子夏所作更不敢擬議蓋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今作

詩辯妄六卷可以見其得失黃氏曰抄曰雪山王質夾際鄭樵始皆去序

無疑焉歐陽公本義詩譜補亡後序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

戰國而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譌謬得以粗備傳於

今者豈止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

若使徒抱殘餘殘脫之經俛俛於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

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

牾質諸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以徒爲異論以相

訾也林艾軒與趙子直書曰詩本義初得之如洗滌腸胃讀之三載覺有

未穩處云云又一書駁本義關雎穆木兔且麟趾諸解辨難甚力

唐志毛詩草木蟲魚圖二十卷開成中文宗命集賢

院修撰并繪物象學士楊嗣復張次宗上之按名

賢畫錄太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晉明帝朝衛協

畫毛詩圖草木鳥獸古賢君臣之像不得其真召

程修已圖之皆據經定名任意採掇由是冠冕之

製生植之姿遠無不詳幽無不顯然則所圖非止

草木蟲魚也原注隋志梁有毛詩古賢聖圖二卷○元所案宋郭若

虛圖畫見聞志一文宗太和二年自撰集尚書中君臣

事蹟命畫工圖於太液亭朝夕觀覽則毛詩圖之有古聖賢同一意也南

齊謝赫古畫品錄第一品晉衛協古畫之略至協始精六法之中殆爲兼善

第五品晉明帝雖略於形色頗得神氣夏文彥圖繪寶鑑二唐程修已冀

州人時周昉任越州長史修已師事之盡得其畫人物口授之妙杜荀鶴

松窗雜記開元中有程修已者以善畫得進謁元宗修已始以孝廉籍召入

故不甚以畫者流視之

格物之學莫近於詩關關之雎摯有別也案周南關雎毛

傳雎鳩王雎也

鳥擊而 有別 呦呦之鹿食相呼也 小雅鹿鳴毛傳鹿得 濟呦呦然鳴而相呼 德如鳴鳩

言均一也 曹風鳴鳩毛傳鳴鳩之養其子 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 德如羔羊取純潔

也 逸齋詩補傳二表之必用羔既取羔 羊之德絲必用素亦取潔白之義也 仁如騶虞不嗜殺也 召南

騶虞序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毛傳騶虞義 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 鴛鴦在梁得所止也 小雅

小雅鴛鴦梁石絕水之梁鴛鴦休息 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自若無恐懼 桑扈啄粟失其性也 小雅

小宛毛傳桑扈竊脂也義竊脂肉食今無 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 倉庚陽之候也鳴鵯

陰之兆也 幽風七月毛傳倉庚離黃也鳴鵯伯勞也箋陽温也温而倉庚 鳥物之候從其氣焉正義陳思王惡

鳥論曰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 蒹葭露霜變也 秦風蒹葭毛傳 露凝辰為霜 桃蟲拚飛化也 周頌小雅毛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 然後歲事成 於黃雀其鷦化而為鷦故俗言

鷦鷯生鷦 朱子集傳拚飛貌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誠不

可掩也 朱子集傳 鶯飛戾天魚躍于淵道無不在也 義本 中庸

掩元刊作掩

南有喬木正女之操也 周南漢廣毛傳南方之木美喬上棟也 正義木以高其枝葉人無休息者女由

持其潔清人 無求思者 隰有荷華君子之德也 鄭風山有扶蘇箋荷華生于 毛詩李黃集解十黃實夫曰山有扶蘇亦有橋松隰有荷華亦有

游龍以見國人未嘗無君子亦未嘗無小人在人君能辨之耳 匪鱣避危難也 小雅四月箋非鱣能高飛非 鱣能處淵皆驚駭辟害耳

勞役也 小雅何草不黃箋兕虎比戰士也正義言我此役人若是野獸 可常在外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為久不得歸循彼空野之中乎

蓼莪常棣知孝友也 小雅蓼莪序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 終養爾蘇子由詩傳曰我蘿可食而蒿不可

食譬如生子者將賴其養也幽王之世孝子行役而遭喪哀其父母生已之 勞而終不得養如采莪者之得蒿也 小雅常棣序燕兄弟也毛傳常棣棣

也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 毛詩李黃集解李廷仲曰楊龜山

為國子祭酒嘗論此詩以為常棣上承而下覆華則覆蓼莪則承華兄弟之 和睦當 藜藿行葦見忠信也 召南采藜毛傳藜藿蒿也公侯夫人 如此也

焉又采藟毛傳藟大萍也箋藟之言賓也藟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 潔清故取名以為戒 大雅行葦序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

三年左傳風有采藜采藟 葛屨褊而羔裘怠也 魏風葛屨序刺 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穀 元刊作穀

董 元刊作董

芎 元刊作芎

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檜風羔裘序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游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

蟋蟀儉而蟀蟀奢也 唐風蟋蟀序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明之 曹風蟋蟀序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好奢而任小人毛傳

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美必有惡也 小雅鶴鳴毛傳穀惡木也正義以上檀檉類之取其上善下惡陸機疏云淵州人謂之穀柔荆揚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穀穀其生是也

周原膺膺董茶如飴惡可為美也 大雅絲篲序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膺

無然肥美其所生之藜 黍以為稷心眩於視也 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 仲曰說文黍稷屬而黑者也王氏曰視稷而謂之黍者憂而惜也 逸齋補傳六憂思亂於中則瞻視眩於外閔周室者黍稷不分念父母者我蒿莫辨此黍離藜我所以為作

蠅以為雞心惑於聽也 齊風雞鳴正義常禮以雞鳴而起今夫人在君所心常警懼但恐傷晚故以蠅聲

綠竹猗猗文章著也 衛風淇澳序美武公之德也有為鷄鳴

皎白駒賢人隱也 小雅白駒毛傳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

贈我握椒芳馨之辱也 鄭風溱洧毛傳芍藥香草陳風東門之楊毛傳椒芬香也 男女相會戲謔以

此為贈貽故 焉得諛草言采其蠹憂思之深也 衛風伯兮毛傳諛草令人忘憂嚴氏案曰我欲植之以銷憂今我思伯至於心病恐非諛草所能療也

采其蠹以療 柞棫斯拔侯薪侯蒸盛衰之象也 大雅絲篲序柞棫鬱結之疾 柞棫白桮也阜矣柞棫斯拔箋天既顧文王乃和其國之風雨使其山樹木茂盛言非徒養其民人而已 朱子集傳拔挺拔而生不拳曲蒙密也

小雅無羊以薪以蒸箋蠹曰薪細曰蒸正月侯薪侯蒸箋侯維也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蒸爾翰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正義薪蒸柴樵之名

鳳凰于飛雉離于羅治亂之符也 大雅卷阿箋鳳凰往飛所止衆鳥慕鳳凰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時鳳凰至因以喻焉 王風兔爰逸齋詩補傳六謂兔狡而難取以喻背叛之諸侯雉介而易飛周之君子自喻也兔則爰爰而自得雉

相鼠碩鼠疾惡也 則憂網羅之多故不樂其生者自比於雉也 魏風碩鼠序刺重

采葛采芣傷讒也 魏風碩鼠序刺重 采葛采芣傷讒也 王風采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多識之益也 細事喻小行也 幽辟喻無徵也 唐風采芣序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毛傳芣大苦也采芣細事也首陽幽辟也

何云絕佳賦

誦詩三百不能專對不足以一獻禮記禮器文皆誦言而忘

味者也自賜商之後言詩莫若孟子其述孔子之

言以為知道者二鴟鴞烝民是也如靈臺皇矣北

山雲漢小弁凱風深得詩人之心以意逆志一言

而盡說詩之要學詩必自孟子始元圻案歐陽公詩本義

世近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今序意多同宋周紫芝毛詩講義自序曰孔子聖人明乎詩之道者也子夏子貢則學乎孔子而明乎詩之義者也孟子則與孔子同道而明乎詩之志者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觀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之詩則知詩人之意在憫旱魃之為虐而已果黎民之無遺也哉非略其辭以求其志則未有不以辭害志者故曰惟孟子能知詩之志也

申毛之詩皆出於荀卿子而韓詩外傳多述荀書今考其言采采卷耳鳴鳩在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得風雅之旨而引逸詩尤多其孔筆所刪元圻案漢書楚

元王傳元王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師古注孫卿姓荀名況漢以避宣帝諱改之曰孫荀子解嚴篇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楊倞注采易得之物實易滿之器以懷人實周行之心貳之則不能滿况乎難得之正道而可以他術貳之乎勸學篇曰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騰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臣道篇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王霸篇引詩曰如雪霜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天論篇引詩何恤人之言兮臣道篇引詩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解蔽篇引詩鳳凰秋秋其翼若千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又引詩聖以為明狐狸而蒼正名篇引詩長夜漫漫永思舊公太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法行篇引詩涓涓源水不離不塞穀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太息注云皆逸詩王霸篇如日月之光明句下有為之則存不為之則亡厚齋詩考并引之以為逸詩蓋傳刻者誤入注逸詩二字於日月句下也當從詩考

法言淵齋曰守儒袁固申公二子無愧於言詩矣王式

以三百五篇諫亦其次也彼說詩解頤者能無愧

乎全云申公同門穆生其最高者也王式之徒有薛廣德廣德之徒有龔

舍而齊詩有蕭望之師丹而韓詩亦有王式皆足以雪匡衡之耻者也

○元圻案三箋本誤載謝山之說於前一條之下今改正漢書儒林傳轅

固齋人也曰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賈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曰此家人言

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又申公魯人也事浮邱伯受詩武帝迎申

公問治亂之事對曰為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

王嗣立曰行淫亂廢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曰三百五

篇朝夕授上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

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匡衡傳

諸儒為之語口無說詩匡衡來匡說詩解人頤衡代章元成為丞相元帝時

中書令石顯用事衡畏顯不敢失其意

草木鳥獸蟲魚疏陸璣字元恪所撰非陸機也元圻案

載崇文總目云世或以璣為機非也機本不治詩今應以璣為正書錄解

題云其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吳時人也四庫全書總

目十五案書中所引爾雅注僅及漢擬為文學樊光實無一字涉郭璞不知

陳氏何以云然

鄭氏詩譜徐整暢太叔裘隱原注見釋隋志太叔求及

劉焯注古今書錄云徐正陽注館閣書目謂注者

為太叔求而不考叙錄徐正陽疑卽徐整誤以整

為正暢為陽也原注整字文操吳太常卿闕按徐整暢太叔裘隱

謂整既暢演而裘隱括之也集證隋志毛詩譜三

卷吳太常卿徐整撰玉海三十八國史志云詩譜世傳太叔求注不在秘

府經典釋文叙錄所稱徐整暢太叔裘隱蓋謂整既暢演而裘隱括之求字

譌也

詩緯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

五際又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主百福之宗萬

物之戶也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以上俱

御覽六百九宋均注曰集微揆著若絲縣瓜汎歷樞日午亥之

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聽候

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大明在

宋元刊作祖

聽候元刊作候聽

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
鴈在申金始也以上見詩大序正義翼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
十月之交篇郎顛曰四始之缺五際之厄五際本
於齊詩四始與毛詩序異蓋習聞其說而失之也

三箋本附程瑤田云王氏言四始五際引據未審詩緯汎歷樞之言五際也見詩序是謂四始詩之至也下孔氏正義云鄭於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聽候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聽候之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之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孔氏此釋頗能說五際之義然緯言辰在天門今日亥為天門疑不能明及考後漢書郎顛傳順帝時災異屢見公車徵顛顛條便宜七事其第七事申引詩記歷樞曰卯酉為革命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聽候言神在戌亥司候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閉乾所據也據此始與孔氏所釋相應今孔疏所引詩緯恐後人據轉寫譌本而改之吾疑王氏所採已為偽本故不引孔氏亥為天門云云以亥之與辰兩不相應而不知其辰為神字之譌也卯為改正亦當為革正之譌郎顛傳所說甚明而宋均之注尤顯又按河圖擗地象西北為天門楊燭少姨廟碑崑崙西北之地天門也亦可與天門乾所據之說相發明且翼奉傳注

孟康曰韓詩外傳云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卯酉午亥外加戌以定之是又與天門戌亥之說昭合又五際推演據記歷樞曰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王命一節為之十歲也言之甚鑿鑿然其法未經講習終難了然而應劭之注翼奉傳則又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為五際是不承取詩緯之義至詩緯以卯酉午亥配天保祈父采芑大明四詩終亦疑不能明也瑤田又按詩序之言四始指謂國風小雅大雅頌箋以為王道興衰之所由而詩緯則謂亥水始寅木始巳火始申金始亦淺近無深義又配以大明四牡嘉魚鴻鴈諸篇夫固有所受之度亦不關至要吾疑作詩時不當與十二子相應則毛氏之說允矣至章懷太子注郎顛傳云四始謂關雎為國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又以四詩之首篇為始義亦淺近不若詩序王道興衰所由之義為精深也瑤田又按識緯家言康成說經多引用之此亦一藝其來有自故推演頗有徵驗未可盡非之然而儒者之道先難後獲責效望報非所敢苟其通經致用其為明效大驗可勝言哉郎顛所謂四始之缺五際之厄其咎歸於不求賢則逆天違人而災眚降化不行也因舉黃瓊李固言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則可垂景光而致休祥然則災異屢見雖曰天運豈非人事哉繼序按程說甚靈但十二支可云十二子亦可云十二辰祇言辰則嫌于辰巳之辰耳韓詩外傳當改內傳○元所案漢書翼奉傳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奉上封事曰臣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後漢書郎顛傳顛字雅光北海安邱人也順帝時災異屢見顛詣闕拜章曰夫求賢者上曰承天下曰為人不用之則逆

天統達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達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吁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厄其咎如此詩大序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正義曰四始者鄭答張逸問云風也小雅也六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為興廢之則為衰

曹氏論詩云詩之作本於人情自生民以來則然太始天皇之策包犧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閔康衢之民謠愚按素問天元紀大論鬼與區曰積考太始天元册文曰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真靈總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周旋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既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蓋古詩之體始於此然伊川謂素問出於戰國之末閩案鄒平馬公驥曰上古文字簡略而世傳素問瀕煩數萬言知非軒后之舊矣然精微奧博語多至道其亦緩和華扁之流依託以立言者乎何云太虛寥廓以下直似東漢人語○元圻案隋書樂志伊耆有葦籥之音伏羲有網罟之詠通鑑外紀太昊作

荒樂歌扶疎詠罔罟以鎮天下之人命曰立基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篇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一曰載民二曰元鳥三曰蓬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列子仲尼籍堯微服遊於康衢聞童謠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三黃帝素問二十四卷唐王冰注漢志載黃帝內經十八篇無素問之名後漢張機傷寒論引之始稱素問晉皇甫謐甲乙經序稱鍼經九卷素問九卷與漢志十八篇之數合則素問之名起於漢晉間矣故隋志始著錄也然隋志所載止八卷全元起所注已闕其第七冰為寶應間人乃自謂得舊藏之本補足此卷宋林億等校正謂天元紀大論以下卷帙獨多與餘篇絕不相通疑即張機傷寒論序所稱陰陽大論之文冰取以補所亡之卷理或然也

文粹二千李行修請置詩學博士書云劉迅說詩三千言言詩者尚之今考迅作六說以繼六經自孔氏至考亂凡八十九章取漢史詔書及羣臣奏議以擬尚書又取房中歌至後庭鬪百草臨春樂少年子之類凡一百四十二篇以擬雅章又取巴渝歌白頭吟折

楊柳至談容娘以比國風之流然文中子嘗續經矣朱子維著文中子續經說謂高文武宣之制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豈有物則秉彛之訓况迅乎

元折案唐李行修請置詩學博士書云書殘於古今論失於齊魯漢有毛萇鄭康成師道可觀逮聖朝劉迅者說詩三千言近代言詩者尚之房中樂注見本卷唐書樂志隋煬帝不解音律大製艷曲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萬歲樂藏鈞樂七夕相逢樂投壺樂玉女行觴神仙客圖百草泛龍舟還舊宮長樂花等曲陳書後主張貴妃傳史臣曰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遊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御客共賦新詩採其尤豔麗者以為曲詞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皆美如嬪之容色也李太白集古樂府有少年子一篇元蕭士贊補注云樂府遺聲遊俠二十一曲有少年子國初王琦輯注云郭茂倩樂府詩集以少年行少年子皆入雜曲歌辭中齊王融梁吳均皆有少年子太白樂府有折楊柳王琦注文獻通考鼓角橫吹十五曲中有折楊柳晉書樂志漢高祖自巴漢將定三秦關中范圍率賓人以從為前鋒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後使樂人習之關中有渝水故名曰巴渝舞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唐吳兢樂府古題要解以為古詞一說司馬相如云云與雜記同唐崔令欽教坊記踏踏娘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踏或呼為談容娘劉迅知幾第五子唐書本傳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遷續詩書春

秋禮樂五說書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云唐李肇國史補劉迅著六說以探聖人之旨唯易說不成行於代者五篇而已識者服其精當中說禮樂篇程元問六經之致子曰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辨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說李行修長慶中官殿中侍御史左司員外郎朱子文集六十七王氏續經說曰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大畧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彛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勉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來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序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

艾軒策問曰九德九夏雅頌之流也狸首風也幽之雅

頌猶魯頌也薛士龍曰詩之音律猶易之象數按

狸首逸詩果載射義篇內則似二雅體非風也詳尚書古文疏證卷五第八十條何云是二者蓋亦無害乎其不知也况強以臆說求之終亦不知而作而已○元圻案林艾軒集策問曰九德之歌九夏之奏狸首之節與夫幽雅幽頌皆曉然見之於經而求之三百篇之中無有也如九德九夏則雅頌之流也狸首則風也幽之雅頌猶魯頌也然幽一國之事不應有所謂雅者周公之所載仲尼獨缺而不取者又何耶薛士龍浪語集答何商霖第三

書曰詩家之音律猶易之象數聖人於易稱君子之道四則詩之聲又未可
以一偏取孔子固嘗絃歌合樂亦不為無取于辭

說詩者謂宋襄公作磬鐘之樂按博古圖有宋公成

磬鐘大晟樂書應天得六鐘篆其帶曰莖鐘詔謂

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此姦諛傳會之言宋公

成亦非襄公用以說詩陋矣集證博古圖錄磬鐘六器銘文略無小異皆曰宋公成之磬鐘

考歷代之樂顯帝曰六莖經與莖通則磬鐘者是為顯帝之樂宋商之宗二
王之後得用天子禮樂則歷代之樂章固當有之蓋此鐘特其一樂之名耳
宋自微子有國二十世而有其公固成又一世而有平公成又七世而有別
公成則所謂宋公成者不知其為誰也惟太祖有天下實起睢陽故國號大
宋是六鐘既出於宋地而銘文又有曰宋公成則其於受命之邦出為太平
之符者正其時歟由是作樂之初特詔大晟府取是為式遂成有宋一代之
樂○元圻案宋陳均皇朝編年備要二十七徽宗崇寧四年八月大晟樂成
大觀初頒新樂於天下先是端州忽上銅器口曰驗欵識乃宋成公之時物
而端州上興王之地故詔文有曰獲英莖之器于受命之邦 史記宋世家
襄公名茲甫 陳氏書錄解題目錄類宣和博古圖三十卷宣和殿所藏古
器物圖其形象而記其名物錄其欵識又音樂類大晟樂書二十卷大中
夫開封劉炳子蒙撰大晟者本方士魏漢津妄出新意以裕陵指節室尺律

傳會身為度之說炳為大司樂精為緣飾

大學止於至善引詩者五齊家引詩者三朱子謂詠

嘆滌液其味深長最宜潛玩中庸末章凡八引詩

朱子謂衣錦尚絀至不顯惟德始學成德之序也

不大聲以召至無聲無臭贊不顯之德也反復示

人至深切矣孝經引詩十引書一張子韶云多與

詩書意不相類直取聖人之意而用之是六經與

聖人合非聖人合六經也或引或否卷舒自然非

先考詩書而後立意也六經即聖人之心隨其所

用皆切事理此用經之法閻按邵文莊寶言中庸尚絀章猶樂章之亂蓋一篇之總要也 全云陸文

安公所云六經皆我注腳之語斯之謂也觀深寧所言而後知其不足駮○
元圻案陸象山語錄曰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脚 張子韶名九成著孝經解四卷宋史藝文志著錄書錄解題云一卷

東哲補亡詩循彼南陔釋曰陔隴也羣經音辨云序曰孝子相戒以養陔當訓戒鄉飲酒燕禮賓醉而出奏陔夏鄭氏注陔之言戒也以陔為節明無失禮與詩序義協愚按春官樂師鄭司農注今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為節全云相戒以養之說精矣然何以云南戒其義難通則恐東氏亦有本所○元圻案文選十九東廣微補亡詩六首一曰南陔李善注聲類曰陔隴也 五臣注呂向云南方養萬物之方此以戒養故取以為名據此可釋南陔之疑 東哲晉書有傳友選補亡詩注晉書曰東哲字廣微平陽陽平人也嘗覽古詩惜其不備故作詩以補之 書錄解題經解類羣經音辨七卷丞相真定賈昌朝子明撰 世說新語三夏侯湛作周詩以示潘安仁注湛集載其叙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故云周詩也其詩曰既殷斯虔仰說淇思夕定辰省奉侍朝昏宵中告退雞鳴在門學學恭誨夙夜是敷然則補亡不止東哲也湛與哲俱

晉武帝時人

荀子曰善為詩者不說程子之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也董子曰詩無達詁孟子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也元圻案荀子大略篇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其心同也 董子繁露精華篇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 說苑奉使篇傳曰詩無通詁易無通占春秋無通辭

曹子建表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詩無此句李善引毛詩曰何顏而不速死也今相鼠注無之元圻案文選二十曹子建上責躬應詔詩表曰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過死之義形影相吊五情愧服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李善注云卽上胡不速死之義明非別有胡顏之句也又云毛詩謂何顏而不速死也蓋釋毛詩胡不速死之意非謂毛傳有此文也善注引毛詩經傳甚多引經則有詩曰有毛詩曰引傳則有毛詩曰毛詩傳曰今此獨作毛詩謂謂者釋其意也言詩人之意無禮而不速死則有覲面目耳

說文叙云其稱詩毛氏者皆古文也以今詩考之其

文多異得此醜醜為蟾蟾碩大且蟾為重頤皆韓

詩之說也集證說文醜部醜下醜醜諸也詩曰得此醜醜言其行醜

德式支切文部蟾下云蟾含怒也一曰難知也詩曰碩大且蟾五感切○元圻案王氏詩攷燕韓嬰作內外傳數萬言頗與齊魯間殊又曰新臺得此戚施薛君曰戚施蟾喻醜惡澤陂碩大且蟾薛君曰蟾重頤也五檢反並見太平御覽一見九百四十九卷一見三百六十八卷

蔡邕正交論云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

刺是以正雅為刺也全云亦是魯詩○元圻案後漢書朱穆傳穆

稱爾純篤稀蓋谷風有棄子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論曰朱穆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曰為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論以廣其志注邕論略曰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連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子之怨其所用來政之缺也邕之以伐木為刺詩實本於未穆

春秋時諸侯急攻戰而緩教化其畱意學校者唯魯

僖公能修泮宮衛文公敬教勸學它無聞焉鄭有

子衿城闕之刺子產僅能不毀鄉校而已元圻案魯頌泮水序曰頌

僖公能修泮宮也鄭風子衿序曰刺學校廢也其第三章曰佻兮達兮在城闕矣襄公三十一年左傳曰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天入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吳才老詩叶韻補音序曰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

原文此下有定為一家之學開元中修五經文字我心

慘慘為燥原注七伐鼓淵淵為澶原注於皆與釋文異

乃知德明之學當時亦未必盡用元圻案陸德明經典釋文自序曰夫書音之作

作者多矣漢魏迄今遺文可見或專出己意或祖述舊音各師成心製作如面加以楚夏聲異南北語殊是非信其所聞輕重因其所習後學鑽仰罕逢指要遂因暇景救其不逮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訪異同校之蒼雅等音合為撰集五典考經論語及老莊爾雅等音合為三十卷叙錄曰為詩音者九人鄭康成徐邈蔡氏孔氏阮侃王肅江惇干寶李軌四庫全書總目經部小學類韻補五卷宋吳棫撰械字才老書錄解題詩類載械毛詩補音十卷註曰械別有韻補一書不專為詩作今補音已亡惟此書存武夷徐藏為韻補序曰才老與藏同里有連其祖後家同安才老登宣和六年進士嘗

召試館職不就除太常丞忤時宰斥通判泉州 書錄解題三經解類五經
文字三卷唐國子司業張參撰大歷中刻石長安太學

取蕭祭脂曰其香始升為酒為醴曰有飶其香古所

謂香者如此韋彤五禮精義云祭祀用香今古之

禮並無其文隋志曰梁天監初何佟之議鬱鬯蕭

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 案隋書禮樂志一梁天
監四年何佟之曰南郊

明堂用沈香取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
和香以地與人親宜加雜馥無此條所引數語 致之殊無依據開

元開寶禮不用 元圻案宋史禮志一凡常祀天地宗廟皆內降御封
香凡祈告亦內出香遂為定制嘉祐中裴煜請大祀

悉降御封香中小祀供太府香元符元年左司員外郎曾啟言周人以氣臭
事神近世易之以香按何佟之議以為南郊明堂用沈香本天之質陽所宜

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與人親宜加雜馥今令文北極天皇而下皆用濕香
至於衆星之位香不復設恐於義未盡於是每陛各設香 長編三百十七

神宗元豐四年十月詳定禮文所言宗廟之有裸鬯燭蕭則與祭天燔柴祭
地瘞血同意蓋先王以為通德馨於神明近代有上香之制頗為不經按韋

鬱鬯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上古禮樸未有此制今請南郊明

通考七上禮聖元年及司員外郎曾啟言
周人以氣臭事神近世易之以香按何佟之
議以為南郊明堂用沈香本天之質陽所宜
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與人親宜加雜馥今
令文北極天皇而下皆用濕香至於衆
星之位香不復設恐於義未盡禮部奉
寺議密呈隨其方色用幣每陛各設
香徒之

用

堂用沈香氣自然至天示恭合質陽之氣北郊請用上和香地道親近雜芳

可也臣等考之殊無依據今日崇祀宗廟明堂器服牲幣一因古典至於上

香乃襲終之議如曰上香亦裸鬯燭蕭之比則今既上香而又裸燭求之古

義已重複况開元開寶禮亦不用乎注云從違當據厚齋此條似議而未

從也 唐書藝文志禮類韋彤五禮精義十卷又儀注類開元禮一百五十

卷開元中張說請修貞觀永徽五禮為開元禮命蕭嵩總之 書錄解題禮

注類開寶通禮二百卷開寶四年命劉沔等以開元禮重加損益以成此

書 梁書儒林傳何佟之字士威廬江人少好三禮時太尉王儉為儒宗

頗相推重高祖踐阼以佟之為尚書左丞是時百度量創終之依禮定議多

所裨益 唐書儒學傳韋彤京兆人形名治禮德宗時為太常博士

誕后稷之穠有相之道疏云種之必好似有神助呂

氏春秋 士容論
任地篇 后稷曰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風乎

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剛也耨

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漢趙過曰

后稷始剛田 元圻案任地篇注曰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又曰耨六
尺其刃廣八寸古者以耨耕廣六尺為畝三尺為剛遠

西之人謂之耨也 畢氏沅曰周禮廣尺深尺曰耨此云三尺黃東發謂於
正文不合其言曰耨者今之犁廣六尺旋轉以耕土其塊彼此相向亦廣六

祈祈 元刊作祁祁

尺而成一畝此之謂畝而百步為畝總畝之四圍總名其博八寸所以成畝者犁頭之刃逐塊隨刃而起其長竟畝其起而空之處與刃同其濶此之謂畝案此所云則與周禮相近塘字書無考 漢書食貨志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晦三晦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畝田呂二相為耨廣尺深尺曰畝長終晦一晦三晦一夫三百畝而播種於畝中苗生葉曰上稍耨隴草因墮其土呂附苗根

與雨祈祈雨欲徐徐則入土鹽鐵論水旱云周公太平

之時雨不破塊旬而一雨雨必以夜集證曰西京雜記載董仲舒南雷對太平

之世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元圻案小雅大田傳曰祈祈徐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徐徐然而不暴疾

以按徂旅孟子作以過徂莒韓非云文王克莒元圻案韓非子

二難篇文王侵孟克莒舉鄴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以請解龍格之刑 毛傳以既徂其為三國又以旅為地名鄭以旅為兵眾以孟子證之則毛義為長孟子正義曰春秋魯隱公二年書莒子盟于密則莒者密之近地

夏屋渠渠箋云設禮食大具其意勤勤正義王肅云

大屋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文選靈

光殿賦注引七依作遽遽李善注檀弓見若覆夏屋

者矣注夏屋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卑正義殷人

以來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唯兩下而已無四阿如

漢之門廡原注鄭康成於詩禮注異如此○元圻案秦風權輿傳曰夏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正義曰夏大釋言文屋具釋言文案崔駰七依說

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王肅云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義似可通鄭不然者始則大具今終則無餘猶下章始則四簋今則不飽皆說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宅也 法言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

之為舩幪也後人以夏屋為屋宇蓋本於揚子雲 後漢書崔駰傳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少游大學與班固傳毅齊名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 文選十一 王文考靈光殿賦序曰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其兆而營焉 後漢書文苑傳上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子延壽字文考有雋才遊魯作靈光殿賦

文王之治由身及家風始于闕雎雅始于大明而思

齊又闕雎之始也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原注不顯亦臨

謹獨者齊家之本故家人之吉在于反身何云此說從南豐列女傳序中來○元圻案大雅第二篇大明序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又思齊序文王所以聖也正義曰作思齊詩者言文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文王自天性當聖聖亦由母大賢故歌詠其母言文王之聖有所因而然也○曾子固列女傳目錄序曰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于反身二南之業本于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所以然者蓋本于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而之相於文申子曰予讀大明之詩而知人之求配不可不慎擇也蓋雖大聖賢而配非其所生之子必不能全類其父詩稱文武之興各本其母而言有旨哉

衛武公自警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古之君子剛中而柔外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隨會柔而不犯韓文公為王仲舒銘曰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爾土字取章必曰俾爾彌爾性務廣地而不務廣德者人君之深戒也不務德而勤遠略齊之霸所以

衰

僖公九年左傳

狄之廣莫于晉為都晉之亂所以萌

莊公二十八年

左傳 全云晉雖世有赤翟自翟中山之禍然不因此而亡國深寧特有慨於宋室耳○元圻案三略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

風俗世道之元氣也觀葛生之詩堯之遺風變為北方之強矣觀駟鐵小戎之詩文武好善之民變為山西之勇猛矣晉秦以是疆於諸侯然晉之分為三秦之二世而亡風俗使然也是以先王之為治威彊不足而德義有餘商之季也有故家遺俗焉周之衰也懷其舊俗焉

元圻案唐風葛生序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鄭氏詩譜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秦風駟鐵序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周圖之樂馬小戎序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焉詩譜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又曰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與丘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史記晉世家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十八年哀公

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又秦始皇本紀始皇崩於沙邱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元年七月戌卒陳勝等反二世齋於望夷宮趙高與其婿閻樂其弟趙成謀立公子嬰二世自殺賈誼曰秦為天子二世而亡詩大序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魯以稷配天周之東遷始僭禮矣夫子以為周公之衰而史克何美焉齊百庭燎晉請王章習以為常禮樂安得不自大夫出乎

元案魯頌闕宮箋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后禮記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衛氏集說引蔣氏君實曰前輩為之說曰魯不得用天子禮樂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夫以伯禽受之為非而成王之時禮典未壞固應有是用之之事乎識者又從而為之說曰賜非成王是周之末王賜之也昔者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使成王之時而魯已郊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始出平王以下也是說然矣自今言之聖人觀周道而傷幽厲論郊禘而哀周公則重祭賜魯豈盛時賢君事其出於衰世天子諸侯無疑也魯頌譜曰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復魯舊制國人美之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正義曰廟頌序云史克作是頌廣言作頌不指廟篇禮

記郊特牲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註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于男皆三十正義曰庭燎者謂於庭中設火以照燎來朝之臣又曰此數出大戴禮皇氏云作百炬列於庭也或云百炬其一束也僖公二十五年左傳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隊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

朱子發曰詩全篇削去者二千六百九十四篇如豳

首曾孫之類是也篇中刪章者如唐棣之華偏其

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類是也章中刪句者

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云今石經論孟乃宋人所補盼為為盼然宋板四書集註已改正素

以為絢兮是也句中刪字者如誰能秉國成不自

為政卒勞百姓是也尚按此必無之事全云深寧開卷不取月

發之論亦非其所取此條必尚有辯正之說而今失之又云李淇水亦嘗有此說見象山集○元圻案朱子發之說本於歐陽公孔穎達曰經傳所引諸詩見在者多亡失者少不容孔子去其九朱子曰當時史官收詩時已各有編次但經孔子時已經散失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刪與不

正變 元刊作口變矣

刪 水心葉氏曰論語稱詩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刪者言之然則詩不因孔氏而後刪矣 李淇水即清臣也其說見摩象山語錄上

止齋答黃文叔書曰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邶鄘曹鄘特徵國也而國風以之終始蓋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浸無統紀及其厭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

文此下有匪風下泉四字有如曹鄘然君子以是為二南之可復世

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以邇終

開按呂東萊於詩一說朱子於詩又一說故各解思無邪之旨前輩謂之末了公案王魯齋出則謂詩非聖人之原本余頗然其說新安方回曰蓋嘗以上二說就內翰尚書王公應麟一商畧之今王氏詩說如此是亦未敢舍而從魯齋也因識於此元圻案詩譜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之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 邶風終於匪風哀曰思周道也曹風終於下泉序曰思治也

男忠錫孫孝濬校字

